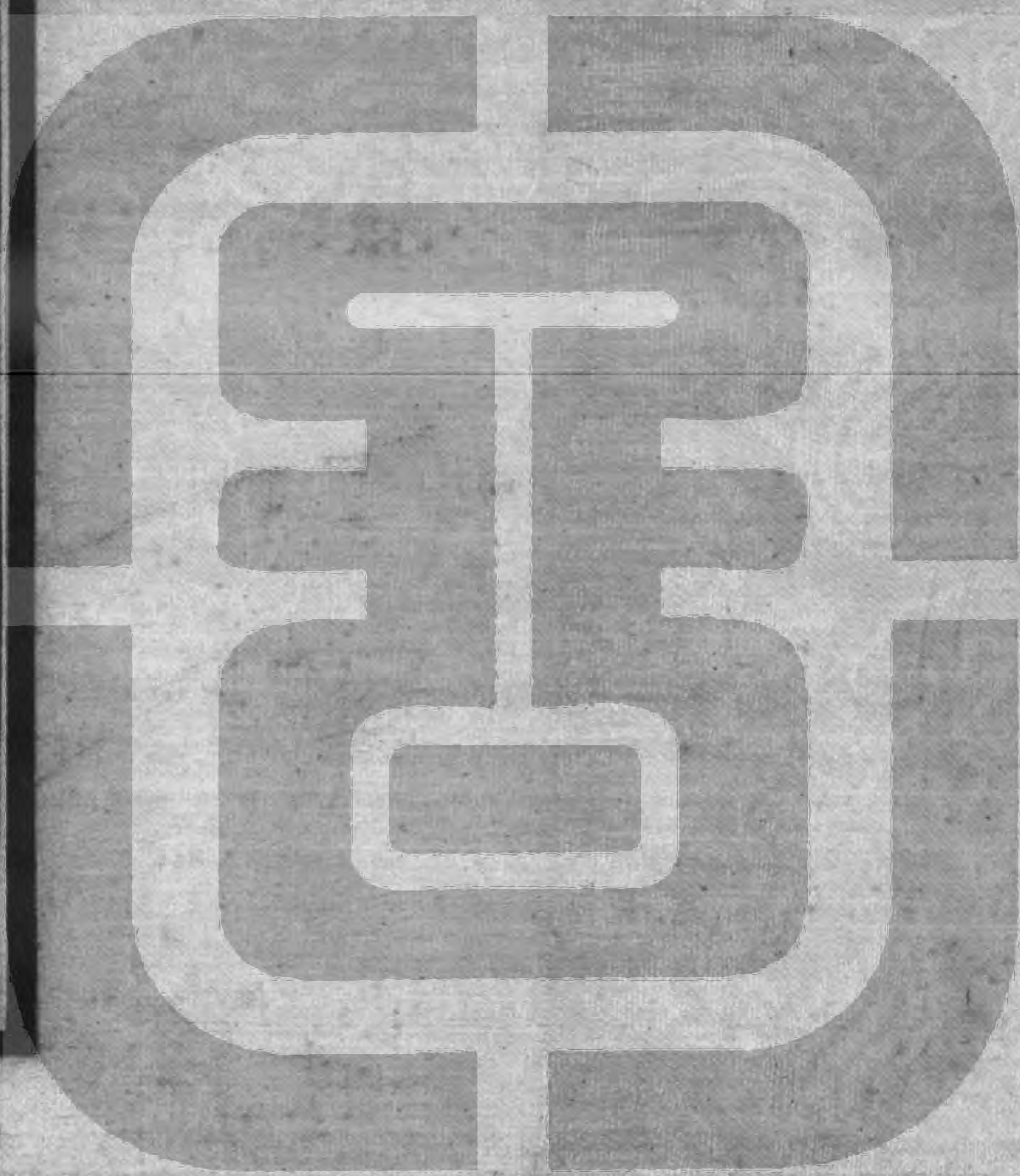


淵鑑類函

卷二百十三之卷二百十六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三

武功部八車戰水戰口入負束蓆束藍刺火直并

火攻一醜焚其初五軒備因而變之火

原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與敵陳師敵傍近草二

曰火積蓄積其三曰火輜輜重其四曰火庫當使間人入敵

五曰火墜墜墮也以火墮入營中也矢頭之法以鐵籠

糧道也行火必有因風燥而焚燒煙火素具燒煙具

之屬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旦也日者月

在箕辟翼軫也日月宿此宿之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蕭

識曰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

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武功部火攻



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於兵應之使間人縱火

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

不可從而止見利則止知難則退極盡火可發於外無

待於內以時發之發於上風無攻下風不便也燒之必

必為書風久夜風止欲縱火亦當如風之長短凡軍

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增按周

亮輔纂孫子火墜作火隊註云臨戰之時用火礮火車

火牛火燕之類焚燒其隊伍使亂因而擊之原以下

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蘊懷火直抵

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

攻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穗火獸以艾

熅火熅於置瓢中瓢開四孔繫瓢於野豬麋鹿項上針

其尾端向營而縱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火禽以胡

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針其尾

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

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火

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

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增隋書火杏磨杏子

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羣放飛入城壘中

棲宿其積聚廬舍須更火發謂之火杏



火攻二

原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

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世蕭

識曰敵用火勢焚吾門思火滅門敗吾當便積增後

漢書班超傳曰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

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使來狐疑未知所

從故也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

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賊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

賊舍後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

鼓噪賊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

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

原後漢末漢將皇甫嵩

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

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

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

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

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

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嵩

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

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

後漢末劉表死曹公尅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



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引兵  
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  
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  
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  
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火大船  
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  
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頃之燔  
焰張天燔音標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增魏  
志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衆討之四面合圍表  
裏再重誕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出

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晉書  
王濬傳曰濬伐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皆以鐵鎖  
橫截之濬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  
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原  
東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道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  
其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雞飛散火熱羌營詳謀策增  
宋書殷琰傳曰琰與劉劬相持劬用茅苞土擲以塞塹  
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  
二日塹便欲滿復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緣隙入草  
火燃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原後周遣將伐高齊



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至西境有桓  
谷城者乃絕險古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  
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桓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  
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  
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  
儀同薛敬禮大斬虜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文  
帝時高潁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  
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  
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日敝增  
唐書李敬業傳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將兵三

十萬往擊之屯高郵監軍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  
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  
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乃  
敗 宋史張世傑傳曰世傑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  
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  
元帥阿朮載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  
江死者萬餘人 兵略纂聞曰明宣德二年西戎叛圍  
茂州城中老弱不及二千時殷序爲蜀右使馳往守之  
隨方拒敵賊退聚山嶺累石爲硎房以自固序命軍士  
積薪山麓縱火焚之煙焰漲天賊困皆投下生擒二千



餘人餘眾悉降

火攻三

原燧象

火牛

傳吳伐楚昭王執燧象以田軍攻即墨事

增焚橋

焚梯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

燧燧令諸軍潛師並洹趨魏州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

匿其旁須悅眾度即焚橋比悅至縱兵擊之悅敗走橋

已焚眾赴水死者不可計梯數十方二丈高於城知

安慶府宸濠來攻賊造層梯數百預備舊茅厦候之賊

外蔽即以版中伏兵攻城以公令城中預備舊茅厦候之賊

推梯即以厦掩之而隨以火茅著梯火發賊不及走梯

焚矣被火猱火狙以宋史趙通為招討使晏州夷酋卜漏反

其山崛起數百仞林菁深密壘石為城樹柵以守通軍

不能進巡檢種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

生猱通遣土丁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

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

繩梯登崖巔乃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

雞鳴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

賊廬舍皆茅竹猱窺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

火益熾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

兵略纂聞曰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為羣咸繼光勦倭

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命軍士

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為常比賊至伏兵山谷

中而令羣狙闖其營賊不虞也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

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昔鍼尹燧象田單火牛江

道火雞今戚公乃以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焚咸丘燒浮橋岑彭伐公孫述事詳水戰

砲製地雷兵略纂聞曰曾銑在一邊置慢砲法砲圓如

采飾之敵拾得者駭為異物聚觀傳玩者牆擁須更藥

發死傷甚眾又製地雷穴地丈許櫃藥於中以石滿

覆更覆以沙令與地平伏火於下可以經月繫其發機

於地面過者蹴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敵人敵驚以為

神海為丹湖盡赤五代史劉仁軌海為丹江口

武功部

海為丹湖盡赤

火攻

六



略纂聞曰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乘風震  
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乃退保鞋山雷  
天雷 飛火鎗 唐荆川左編曰金人有火砲名震天雷  
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餘步人亦不敢近

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  
原析松為

炬 縱火自救 孫權攻合肥新城滿寵募壯士數十人  
具殺權弟子權遂退

增車上盛灰 馬尾繫布 後漢  
兵殺權弟子權遂退

璇傳曰璇為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  
賊眾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

弩射期會戰乃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  
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

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  
清 放雉尾炬 掣金汁砲 宋書杜慧度傳慧度為交

向交州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循眾艦俱  
然一時散潰八編類纂曰元伯顏兵次沙洋招守將

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  
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

賊 曳車塞門 北史李詢傳曰詢仕周遷司衛上士武  
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賊不得入

此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唐書渾瑊傳曰朱  
塞門焚以掘隧積薪 為桴寘薪 慎傳見上路 唐書伊

戰賊乃解 掘隧積薪 為桴寘薪 慎傳見上路 唐書伊  
哥舒晃以慎為先鋒下韶州戰把江口水湍

駛乃為桴寘薪焉乘風縱火賊焚溺不可計 徧山縛  
炬 大獲積薪 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

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掩張疑幟縛炬於樹徧  
山澤子通懼燒營遁追擒之五代史梁將賀瓌攻南

城以竿維戰艦於河晉兵不得渡莊宗積帛募能破梁  
戰艦者至於吐火焚呪莫不皆有李建及重鎧執稍呼

白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獲積  
薪自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

竹竿梁兵皆走晉軍乃騰煙如夜 燹薰漲天 唐書  
得渡救南城環解圍去

武功部

火攻

洪金類函卷一百一十三

洪金類函卷一百一十三

洪金類函卷一百一十三







水而迎客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度也視生處高水高亦當處而其高前向水後當使

也高處無迎水流之恐漑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為其水流漑灌人也若投毒

藥於上此處水上之軍也上而水濁沫至欲涉者待其

定也恐半度水而遂漲上而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

先至皆為絕軍增吳子應變篇曰吾與敵相遇大水

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此謂水

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

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

為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

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可

以漂城灌軍沉營殺將原杜氏通典曰水戰

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為率

一人重米二石其檝棹篙櫓帆席絙索沈石調度與常

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

弩牕矛穴置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

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

有弩牕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

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武功部

水戰

九



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幟金鼓此戰船也 走舸舸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鵬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游艇無女牆舸上置槳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海鷗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鷗之狀舸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鷗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增**太白陰經曰水平槽

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中間有通水梁闊三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平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文尺分寸可知 又日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



遠近高下其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岡溝澗水之高下深淺皆可以分寸度之 越絕書曰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艦三人操長鈎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鈎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水戰二

**原**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且并軍與信戰

未合與信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大敗走

**增**後

漢書光武紀曰光武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眾可使為魚

**原**

後漢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偽立隄

音堰

以為捕魚而潛從

隄下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眾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後漢末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



城克之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  
 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  
 帶枝葉為筏施拍音柏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  
 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兵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  
 達大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  
 遂尅定閩中又陳將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陳昭達督  
 衆軍討之紇乃出柵音匣口多聚沙石以竹籠置於木  
 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  
 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筏皆解因縱大艦  
 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 唐武德中劉黑闥據

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洺水上流使淺令黑闥  
 得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  
 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為神黑闥與二百餘騎奔於突厥  
 悉虜其兵衆河北悉平又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  
 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  
 恭曰兵者以速為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  
 倏忽至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  
 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敗  
 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士弘既敗銑  
 衆莫不震讟之涉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

武功部

開益頁為卷二百十三

水戰

三



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增**唐書河間元王孝恭傳曰孝恭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蕭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謂諸將曰銑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又楊行密傳曰葛從周涉淮圍壽州行密出車西門由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齧雪馳迫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龐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

方圍碁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囂即斬師古士死十八朱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淝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 **通鑑**唐紀曰史思明攻河陽列戰船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李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擅裹鐵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 **又**曰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



洪金英卷一百一十三  
小輝  
不敢進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悛及將佐皆泣迎之 又曰辛讜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义托過自卯戰及未賊縛木於戰艦傍出四五尺為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旣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不入編類纂曰梁將王彥章攻唐諸寨皆

拔之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朱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筏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舟行一岸每遇灣曲輒令中流交鬪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死亡士卒之半 五代史曰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李存進乃以葦竿維大艦為浮梁 文獻通考曰周顯德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京城汴水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



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  
宋史岳飛傳曰飛招捕楊么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  
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  
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  
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  
積舟輪礙不得行賊奔港中則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  
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鼻擒斬  
之又虞允文傳曰金主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  
爭瓜洲朝命成閔代劉錡李顯忠代王權命允文往蕪  
湖趣顯忠招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

忠未來敵騎充斥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  
諸將勉以忠義部分甫畢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  
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宋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  
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  
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  
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  
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  
擊追射大破之通鑑宋紀曰武功大夫張榮本梁山  
樂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  
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



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 弇州史料親征考曰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己丑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其中令敢死士操之迫敵舟乘風縱火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普略皆焚死斬首二千餘辛卯復聯舟大戰俞通海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擊之謂盡歿矣有頃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

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賊遂大潰 說選平夏錄曰廖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於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往濟飢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噪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夾擊大破之



增棹卒 篙工

後漢書岑彭傳曰建武十一年春彭與

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

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

公為重而巳越絕書閻問子胥曰船軍之備

何如子胥答曰篙工船師可當君之輕足驃騎也

牙 三翼 楊素傳曰素伐陳遣巴蠻卒數千乘五牙四

七命浮三翼戲中其翼小翼蓋戰船也

法內經有大翼中翼小翼蓋戰船也

晉書陶侃擊蜀賊王貢鈞得侃青雀船侃入小舫得

脫 鳳船等數萬艘 油纈 紅燈 宋史李寶傳曰寶引舟

樓船等數萬艘 油纈 紅燈 宋史李寶傳曰寶引舟

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曰

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握刃待

戰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

石舉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

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

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

之舟中宋史張順傳曰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

北一水曰清泥河即其地造輕舟百艘募死士三千人

得張順張貴為都統時漢水方生發舟進至高頭港口

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三刻起

水戰

徑犯重圍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陽城下

石出江以紅燈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

木狗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乾德初鑿大池於京城之

捷習戰池于上流縱高頰傳曰頰討尉遲為橋

於沁水賊于上流縱高頰傳曰頰討尉遲為橋

灰 散豆 文獻通考曰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以錢傳

以進吳遣彭彥章陳汾拒之傳權命每船皆載灰豆及

沙戰於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權引舟避之既過自

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權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

及船所相傳吳人踐之皆僵仆傳

戰血所清吳人踐之皆僵仆傳

原焚浮橋 燒連船

武功部

水戰

水戰

水戰

水戰

水戰

水戰

水戰

水戰



後漢公孫述遣任蒲田戎據荊州橫江作浮橋逆流而  
 攢柱絕水道岑彭募人攻浮橋魯奇應募鼓船逆流而  
 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船不得進奇乘勢因飛炬焚之  
 橋樓崩燒船順風並進蜀兵大敗周瑜與曹操遇赤  
 船部將黃蓋曰操軍連走  
 刀斷繼 炬燒鎖 孫權討黃  
 蒙衝軍不守河口以檣欄大舸突入蒙衝襲身以刀斷兩  
 交射軍乃得前董襲乘大舸而斬之孫權舉鵠屬襲曰  
 繼蒙衝乃橫流大功遂進追而斬之益州作大船連舫一  
 今日之會斷繼之功晉王濬拜益州作大船連舫一  
 百二十步受二千木為城起樓櫓四門其上皆得馳  
 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  
 古未有造船於蜀梯蔽江而下吳以鐵鎖橫截之又作  
 鐵錐丈餘間置於江中羊祜獲諜知情濬乃作筏數十縛  
 草為人令先行錐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  
 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  
 行無礙也 穿池習 圍城灌 習漢武將攻昆明夷穿昆明池  
 灌之亡 得上流 用運船 何故不克 晉陶侃字士

行爲江夏太守禦賊陳敏敏時寇揚州引兵西上侃乃  
 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船討官賊但須聞  
 爾上 增擊東越 會番禺 漢書朱買臣傳曰東越數反  
 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  
 俱擊破東越 漢書南粵王傳曰元鼎五年南粵王相  
 呂嘉反詔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使  
 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鑿鶴水 開鶴河 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五年上欲引戰艦  
 州西北鶴水以通其道遣使行事還言地形不便計功  
 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  
 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驚以爲神  
 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 原樓船將軍 征南將軍  
 老鵲河以通之遂至大江 鐵龍厭神 南史垣崇祖傳  
 楊僕卒下 增紗帽轉式 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  
 小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彼必悉力攻小  
 武功部 詳棹卒註 增紗帽轉式 鐵龍厭神 南史垣崇祖傳



城若破北堰放水一激急踰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  
 而大制耶及魏軍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  
 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堰水勢奔下魏攻城之眾溺死千  
 數大衆退走北史王思政傳曰東魏高岳慕容紹宗  
 其堰岳等乃灌鐵龍川時有怪獸每衝壞獲其餘艘  
 舍於淮汭左傳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為令尹戰於  
 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載草焚橋揚帆蓋海  
 南史韋叡傳曰叡拒魏軍於鍾離魏人先於邵陽洲兩  
 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水暴漲叡即遣之鬪艦競發  
 守馮道根等為小船載草灌之以膏焚其橋風怒火盛敢  
 皆臨魏壘以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海道根  
 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海道根  
 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呼無不一當百魏人橋柵盡壞海道根  
 碎事曰蘇定方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  
 津江口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遂敗績侯景次於南洲  
 牽艦而還賊帥侯子鑿帥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

以鵠舟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  
 趣襲捷過風電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  
 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眾軍乃棹大艦斷其歸路  
 鼓譟大呼合戰江中景兵大敗南史周文育傳曰徐  
 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  
 艦於青墩至於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  
 發嗣徽等不能制且旦反攻嗣徽斬仍牽其艦而還以  
 小艦殿文育乘單舸跳入研艦斬嗣徽仍牽其艦而還以  
 賊眾斧其竹竿縻以鐵鎖德勝南城以竹竿賀環攻  
 大駭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  
 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募能破艦者親將李建  
 及應募既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使操斧者親將李  
 而進將至艦流矢兩集建及使操斧者親將李  
 其竹竿又鼓譟攻之艦既斷流而上縱之隨以巨  
 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艦既斷流而上縱之隨以巨  
 半實甲士鼓譟攻之艦既斷流而上縱之隨以巨  
 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  
 蔽川而下泊於濠泗又以船數艘載薪乘風縱火將焚  
 周浮梁永德進兵敗之又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  
 武功部



鎖引輕船急擊吳人既不能  
進弱者甚眾奪巨艦數十艘  
蘇東坡赤辟賦船艦千里  
曰定方出為神丘道大總  
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  
賊將死數千王師乘潮而  
方賊傾步騎夾引直趨真  
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  
田頌傳曰頌攻趙鏗於宣  
水頌甲謂追騎不能及頌  
又曰頌將王壇等以舟師  
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  
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  
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  
舟沈之者又兀木為世忠  
人王其者教其舟中載土  
息舟無風不可動也  
海舟無風不可動也

**追綆曳舟**  
**穴船擢槳**  
**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與兀**

**旗舉則出**  
**樂作乃戰**  
**楊誠齋**

**阻水解甲**  
**反舟順流**  
**唐書蘇定方傳**

**旌旗蔽空**  
**船艦銜尾**

海鷗賦後序曰紹興辛巳  
眾欲濟我舟伏於七寶山  
騎偃旗於山之頂伺其半  
山下河中兩旁突出大江  
船行如飛而不見有人虜  
震砲蓋以紙為之而實之  
水中硫黃得水而作自水  
灰散為煙霧昧其人馬之  
賊舟人馬皆溺大敗之云  
至厓山令諸將曰宋舟西  
聞吾作樂乃戰時黑夜出  
世傑以淮兵死戰至午潮  
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  
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  
兵入中軍畫地習戰載繩  
諸軍大潰是畫地習戰載  
襄陽整曰我精兵突騎所  
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  
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  
人樊若水謀歸宋乃漁釣  
武功部

**水戰**



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  
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師南下以若  
水為鄉導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  
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列撒星

樁舉流星火宋史張貴傳曰貴既抵襄陽呂文煥留  
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  
不得渡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

駐龍尾洲以助夾擊文煥東下帳前一一人亡去乃有過  
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知乃破圍冒進  
夜半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軍船旗炬火  
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

紛披貴喜舉流星火示之及勢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  
蓋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貴出不意殺傷殆盡

楚子不為軍政宋祖不忘武功四年傳曰魯襄公三十  
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

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  
以觀戰艦角勝鼓噪以進往來馳突為迴旋擊刺之狀  
顏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

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  
召戰棹為競渡立軍號曰

耳訖真宗朝歲習不輟  
凌波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為獎州刺史時南北講和

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又兵志曰建炎初李綱請於沿  
江淮河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次要郡

別置中軍招善舟楫者充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其戰  
艦則有海鯨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防沙平

底水飛馬之名  
水戰四

增木客海錄碎事曰向踐使樓船卒  
黃頭郎任防述

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曰土勝  
飛靈艦海錄碎事引

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  
乘飛靈木梯蔽江脩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木梯蔽

大船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呈吳主曰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皓不從

武功部  
水戰

武功部  
水戰

武功部  
水戰

武功部  
水戰

武功部  
水戰

武功部  
水戰

武功部  
水戰

武功部  
水戰

武功部  
水戰

武功部  
水戰



有行船人文獻通考曰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請

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

有行船人宋書垣護之傳曰護之從王元謨攻魏滑臺護之

一舸以百舸為前鋒元謨既敗魏軍悉牽元謨水軍大

中流連以鐵鑲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不能禁惟失

並全舸餘金翅海錄碎事曰陳世祖使華皎造大

河公即江神隋書楊素傳曰素伐陳親帥黃龍數千艘

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塗黃陳後六年上弼傳曰平

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知風候齊號令兵略纂

策其五色使陳人不預覺之嘉靖中倭難作俞大猷鎮守浙直公言防江必先防海

水兵急於陸難作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

上倭船遇之輒摧壓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

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

師以大舟勝小積數歲不除之賊皆勦車戰

增書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詩

秦風小戎曰小戎伐收五檠梁翰游環脅驅陰鞞塗續

文茵暢轂小戎兵車也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

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軾

從前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鈎之衡橫於軾下

而軾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以皮五處束之其文章歷

錄然也游環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

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

不得外出脅驅亦以外為之驅驂馬使不得內入陰揜軌

武功部

車戰

車戰

車戰



陰板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塗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鞞，以引車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鞞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鞞一尺，有半寸。故兵車之鞞長三尺二寸。又曰：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

是中。駟驪是驂，龍盾之合，塗以鰾，軸兩驂服各兩轡，驂內轡納於鰾，故惟

六轡在手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也。鰾環之有舌者，軸驂內轡也。置鰾於軾前，以係軸，亦消沃

白金以為飾也。采薇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六月曰：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大明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檀木之堅者，以

為兵車，煌煌明也。皇矣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臨車也。衝，衝車也。臨者，在上，臨下，衝者在傍，衝突二車不同。

泮水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斃。閔宮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注：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

御人。周禮：巾車革路。輓之以革，龍勒以龍文，條讀為纓，飾其樊，纓以條，絲而漆之。建太白。殷之旗名也。以即戎。又車僕

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又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傳王命於陳中。又戎僕掌馭戎車。考工

記曰：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輿後橫木四尺謂之一等。戈秘柄也六尺有四寸，既建而地著戈於車，斜倚也。崇於軫四尺謂之二

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八尺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倍尋，崇於及四尺謂

之五等。酋也。予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又

武功部

車戰

武備類

卷一百一十三

車制

三



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太公犬韜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

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能殼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凡軍之戰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



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孫子作戰篇曰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吳子應變篇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暴寇

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漢書晁錯傳言兵事曰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又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李靖問對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爲用又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



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文獻通考曰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爲營陣者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挽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爲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抑奔衝下營以爲寨脚令固自賫車式

進呈試之以固爲衛尉寺丞又曰徽宗時涇原那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奸吏夤緣即日散爲郡縣掠民緡錢矣 又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言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乞罷造其後彥圭卒得罪 又曰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



計百人 又曰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  
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  
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  
車亦或不利如驂絰而止之類蓋用車於戰陣間亦非  
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  
已有侵軼之患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瑄陳  
濤斜是也 宋祕閣校理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  
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皆用車而勝近符彥卿破  
賊陽城亦以拒馬爲行寨因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出  
騎兵掩擊之惟房瑄於潼關陳車以戰遂致敗績蓋狹

隘之地非用車之所也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身戰之  
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  
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  
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  
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據  
不懼賊騎之陵突也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  
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  
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  
以營衛將卒有所蔽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陣先



洪鈞英西卷二百十三  
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邲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皆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八編類纂引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

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兵略纂聞曰余肅敏公嘗上言邊務曰臣觀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糗糧不須自齎若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一下兵車營圖二擡兵車營圖三擡鹿角柞營圖四下椿繩營圖



五擡椿繩營圖其說甚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  
練武圖以教士卒簡又曰戚繼光議立車營出戰則以  
代城郭車四面結鞞為方陣中置步騎各一旅遇敵則  
車上火器悉發自數百步外先箔之稍近則步兵出轅  
下排擊敵馬敵却而乘勝逐北乃出騎兵各審其宜三  
者互用

車戰二

**增**左傳曰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  
為二廣音曠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

不可謂無備 又曰晉人懼魏錡趙旃之怒楚師也使

輓車逆之 又曰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

以為左拒注游闕游車補闕者 又曰成公七年巫臣

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

吳乘車教之戰陣 又曰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

廣車輓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廣車輓車皆兵車名淳耦

也他兵車及具又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齊侯

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

矣 漢書馮唐傳曰文帝拜唐為車騎都尉主郡國車

士 又楊璇傳曰璇為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眾多



而璇力弱吏民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期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斬獲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魏志曰袁紹在官渡起土山射曹公營曹公發石擊紹樓皆破紹衆呼爲霹靂車 唐書房瑄傳曰瑄將兵復兩京遇賊陳濤斜瑄效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人 又哥舒翰傳曰翰與

崔乾祐戰以毯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掎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燹焱熾天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久乃悟 又李光弼傳曰至德初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撤民屋爲櫺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賊鈔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車戰三

增夏鈞

殷寅

夏后氏

曰鈞車先疾也

彭彭

彭彭

繹繹

詩出車

彭彭注

彭彭衆貌

毛萇曰

繹繹善走也

彭彭

劍挾翰

求御

左傳曰

鄭伯將伐許

授兵于大宮

公孫關與穎考

求御

叔爭車

弗及

左傳曰

晉侯使張骼輔

射犬吉

樓車

巢車

楚師求御于鄭

登諸樓車

使呼宋人

而告之

遂致其君命

又曰

晉楚

戰于鄢陵

蝦蟇

俊猊

宋書殷琰傳

曰劉劭攻琰

以塞塹

唐

書馬燧傳曰

載於後行

以載兵

止則為節度

使造戰車

蒙以俊猊象

列

賜帛

繪圖

玉海曰

嘉祐三年

章詢造陣

脚兵車

賜

於京東西路

使製造

習因繪圖

進呈

周元戎

不足

以勝騎

於京東西路

秦小戎

周曰元戎

先良也

詩小戎

收天

掌車

其萃注

撰車徒

周禮春官

車僕掌戎

路之萃

凡師共

革車各

在軍所乘

萃猶屏也

所用對敵

自蔽隱之

車也闕

車所謂

五戎也

師之車也

算算車徒

謂追項籍

破李由

御史記

灌嬰傳

曰嬰

數算車徒

追項籍

至東城

破之

又夏侯

嬰傳曰

嬰

破李由軍

採車材

玉海曰

熙寧六年

詔賈逵

郭固教

習車戰

器監定樣

如意車

太平車

宋史魏

勝傳曰

勝嘗自

製造戰車

木牌大槍

數十垂

羶幕軟

牌每車

用二人

推轂可

能近

括論籍

民車注

度大漠

救烏孫

魏書蠕

蠕傳曰

武功部

武功部

州監負函

卷二百十三

車戰

車戰

車戰

車戰



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度大漠刊石紀功而還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救烏孫

**左廣右廣** **大偏小偏** 左傳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

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小偏 **軍之羽翼** 陣

之鱗介宋吳淑請復車戰曰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

也 **戎車既安** **兵車不式** 詩六月戎車既安如輕如

緩 **載百夫長** **依八陣圖** 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注

馬隆傳曰隆擊鮮卑樹機能以眾數萬據險拒之隆依

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

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干 **雷輜蔽路** **武車緩旌** 固

封燕然山銘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 **中行敗翟**

路萬有三千餘乘 **鄭伯禦戎** 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

所毀又阮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阮又克請皆卒自我始

乃殉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

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又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

覆以待之三 **以車為營** **以車環塹** 史記衛青傳曰青

環為營文獻通考曰景德初契丹入寇李繼隆以澶

淵不足守命掘壕塹以大車數十乘環之步騎處中戎

營禦之道去 **方軌徐進** **步騎相參** 紀曰帝伐南

燕以車四千兩為二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胸敗

之文獻通考曰隋遣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

參與鹿角 **楊璇制車** **宗澤造車** 漢靈帝時楊璇為

武功部

起發石車

車戰

三



侃且住始興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玉海曰嘉祐五年郭諮獻所造拒馬車

**乘車**左傳成公二年齊晉戰于鞏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

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

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又齊晉戰于莘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

桑本焉以狗齊壘曰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欲勇者賈余餘勇

**車**上詳車戰一宋史沈括傳曰神宗時大籍民車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然古所謂兵車者

輕車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用偏箱以擒頡利乘左廣以逐

趙旃旃上見沈括論籍民車註首左傳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

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逆之使轉車

**車戰四**

**增**作剋殷周書序曰武王率六州之兵車鞮鞞鞅鞞

左傳曰倍二十八年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鞮鞞鞅鞞註在背曰鞮在胷曰鞞在腹曰鞅在後曰鞞言駕乘修

也備先驅申驅左傳曰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衛先驅也驅次前軍貳廣公副車左翼偃革為軒

曰啓右翼曰肱大殿後軍也偃革為軒漢書張良傳已畢偃革為軒

革者兵車革路衡朝於朔野注朝兵車也四輪

**革車**金史宗翰傳曰翰等攻西京為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閣毋與麾下乘車先登諸車繼之遂克西京

**作役法以寓兵政**樊紳以幻術惑民妄有所占候指

武功部

洪武類編卷一百一十三

車戰

三







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者也又  
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務耕  
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又曰凡守  
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  
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害廩毀折而入保  
又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  
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  
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  
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  
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通鑑

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  
等流內之官敘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二十七  
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

### 守備二

**增**史記李牧傳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  
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  
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  
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再入烽火  
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後漢馬援  
傳曰帝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使各返舊邑



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

塢小障也一曰小城

晉書朱序

傳曰序鎮襄陽苻丕等攻之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

北角當先受獎遂令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

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固新築城丕遂引

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唐書薛收傳曰收為秦

王府主簿時方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收曰世充據東

都正苦乏食今建德身總眾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

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

將嚴兵締壘浚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

厲兵按甲邀建德路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又

狄仁傑傳曰契丹陷冀州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  
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  
萬一賊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賊聞亦引去

又王鐸傳曰鐸為侍中荆南節度使封晉國公綏納

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又突厥傳曰天子東

巡太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

庭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

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

禦之通鑑唐紀曰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戍

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



以壯天德形勢從之。又曰宣宗十二年王式為安南都護式有才畧至交趾樹芳木為柵可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閒遣譯諭之中其要害於我為要於彼為害蠻一夕引去。通鑑宋紀曰張雍知梓州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為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後李順遣其黨帥眾二十萬圍之竟不能克。又曰龐籍知延州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僻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步將狄青將

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弇州史料曰明劉景韶兵備江北間行視要害外地自瓜儀內而如臯北抵掘港皆列水陸戍其天長寶應則城之繕衝選鋒務為不可勝以待。兵畧纂聞曰明天順時何盛知高州府時炭山賊來劫擄城外坊廂多受害公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為柵掘地為塹繚以竹刺躬臨經畫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四門賊來犯城阻於刺竹柵塹之險棄梯而退城廂均賴以安。



又曰明成化間余子俊巡撫延綏請於延慶一帶設守禦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賊寇益稀矣 又曰弘治間王鏊知宜興縣時太湖盜發剽劫焚慘鏊聚衆悉力備禦訪宋元水寨遺址立堡二十堡建警樓十二楹募丁壯三千番守之寇至則鳴桴合勦去則歸農兵不知勞盜不入境民以安堵云 又曰李鏊奉命經畧密雲邊備以潮河川直通敵境川面闊百丈乃於川口

狹處因其兩山之勢高接石牆千餘丈俱抵川口止餘九丈深濬丈餘以通會流勢湧如峽兩岸復設墩臺舖舍宿軍居守賊自是不敢復犯 又曰屠勳撫順天時整飭薊州諸路謂密雲孤懸有警救援不相及潮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為艱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單弱奏分薊州為中路以密雲建昌為東西二路使互相策應三路既分潮河黃花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不敢犯 又曰正德間流賊犯江上南兵部劉機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恤軍士為急亟取瓦屑填竹木為營柵使沿江軍士免暴露之苦又



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防守有備人心以安又曰  
冢宰喬宇在南兵部時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  
公預為戰守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籲天誓以  
死守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  
營以防不虞濠預遣死士三百人潛入留都伏於鼓樓  
街攬頭其為內應伺期而發守備太監劉瑯實共謀之  
公廉知先縛纜頭一鞫而知之多執間諜以次而擒梟  
首江岸都城獲安又曰郭懋為河南杞縣教諭抵官  
之明日難作邑令股栗欲遁去公正色曰公受專城臨  
難而去之謂王命何即為令畫守城事甚具令富人

樓居者出板木補城隙處而登陴焉令壯士手劍當門  
曰有不一意固守而敢竄逸者斬以徇屬兩臺晝夜偵  
邑中消息得狀下檄以城社屬公公乃擇城中丁壯約  
五百餘人書其名陴上使遞為守又曰嘉靖間都御  
史何棟開府薊州遍歷關險自山海抵居庸延袤二千  
餘里修築邊防分為十區計區戍兵計兵設將遠近衝  
緩各相聯屬一遇警報互相策應復恐兵分勢寡各設  
游兵列營應援

守備三

原登陴

分乘

傳鄭灾子產授兵登陴登陴守備也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注廣

武功部

月監頁

守備

六



千乘乘隊也右廣雞鳴而駕日  
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於邾邊漢書丙吉馭吏習邊事  
見驛騎持赤白囊書馳至遽白狀  
也如早為之知難思險左傳魯具守備備臧宣叔  
所不聊以自固知難思險曰知難而有備乃可以

遲軍旅思險注險阻出其  
覆緩之處當思念以度人  
遠斥遠告申傲左傳商人絃高遇秦師  
候遠斥遠告申傲左傳商人絃高遇秦師

匿九地孫子兵法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  
動於九天之上傳休奕七依云守者匿於

自固九地以正營部固封守漢書程不識以正部曲行伍

慎固封守正營部固封守漢書程不識以正部曲行伍

保未危備他盜王曰守邦於未危他盜漢

梁門鐵遂城支筆談曰賊犯澶淵傅潛堅壁不戰河

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二軍最切敵境

而攻圍不平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城由二將能

也守置屯禦閱鄉兵諸道兵有曰假令居安畏危以

備不虞自可阮害之地俾置屯禦又曰張鑑傳曰鑑

出為濠州刺史李靈耀反於汴鑑團閱鄉兵嚴守禦有

詔褒治陴隍積藁薪又曰李晟傳曰帝自行在遣

美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

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又曰趙犢

傳曰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輒實倉庫積藁薪為守計

刺史既視事乃培城疏塹實倉庫積藁薪為守計

治城壘增亭障則治城壘不輟有詔詰之允則奏曰

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則變患不可

測也帝以為然孔帖曰史憲忠加隴州刺史增亭障

徙客館於外連珠砦迷魂牆又曰宗澤傳曰澤知

戎謀無所伺連珠砦迷魂牆又曰宗澤傳曰澤知

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

武功部

守備

守備

七



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  
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  
具蘭石 布渠答 斷石嶺

兵事曰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  
渠答蘭石雷石也渠答鐵蒺藜也  
濬浮陽 斷石嶺

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知滄州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  
間穿井未幾契丹大至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之斲冰代

砲契丹遂解去 唐書竇靜傳曰靜檢校并  
州大總管請斷石嶺以為障塞制突厥之入

海外 守在四鄰 張衡東京賦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  
左傳諸侯守在四鄰諸侯甲守在

境四 重門待暴 設險守國 周易云重門擊柝以待暴  
客蓋取諸豫又云王公設

險以守 峭函之固 山河之固 賈誼過秦論云秦孝  
其國 州之險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史記云魏文侯濟河

中流而喜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

金城千里 金城萬雉 漢書婁敬云金城千里天府之  
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案文選向注言立此城基固如金

雉長三丈高一丈呀大也言城下池周統而大乃成深

淵 寘甌以偵 負戶而汲 潘岳汧督馬敦誄云氏闕  
鑄瓶甌以偵之將穿城響作因焚積火薰之

王尋王邑攻昆陽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下負戶而汲

存幾亡城 固守孤城 朱勃表氏羌叛亂唯狄道能

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潘岳馬汧督誄云敦固守孤城  
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

慎境結援 飾城請罪 慎其四境結其四援人狎其  
城而請罪禮也飾城修守備也

外懼 文有武備 兵以嚴

終 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思艱圖易 素具應卒 其書思  
圖其易民乃寧 秦昭王 戒懼不怠 武備不離 戒

懼之不可怠 孫權曰昔雋不疑當安平 險其走集

之世刀劍不離身君子武備不可無之

明其伍侯 走集壘壁 不戒而備 隱情以虞

武功部 守備



軍政不戒而備言私度 備預不虞警戒無虞  
已情所能以度彼之能否

曰備預不虞 有備無患 居安慮危書曰惟事事乃  
古之善政也

患 天不假易 道貴圖難 思則有備 輕而寡謀

物宜素具 事各有初 傲而師徒 防其侵軼

用戒爾虞 以備吾圉 且無外懼 是資中權 軍

尚嚴終 事資謀始 握兵之要 束甲之虞 **增請**

頓新亭 奏復宥州南史齊高帝紀曰宋元徽二年桂

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輕兵急下乘

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 唐書李吉甫傳寶應間

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

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州

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 **分兵備**

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足由是戎備全輯

**寇 嚴壁俟寇** 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當卿腹背

孫樵曰兵藉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

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

之有無則官無 屹若金城 險如天塹 兵畧纂聞曰

西節年修邊動勞闔省夫役隨修隨圮竟無成功翟公

鵬委軍門聽用主事劉燾督同各鎮主客擺邊官軍壯

夫等各就分定地方修築挑挖深溝險敵臺綿布 墨子

聯絡崇崖峻壁屹若金城容穿深溝險敵臺綿布 墨子

**有九拒 士眾無二心** 史記詳攻具 東觀漢記云耿

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 命諸

筋革恭與士眾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也

**將高壘 發義兵堅壁** 晉書景帝紀曰吳太傅諸葛恪

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

將高壘以弊之 唐書劉晏傳晏領江淮租庸事至吳

郡而永王璘反乃與探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

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為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

武功部

守備

守備

守備



壁會王敗欲轉畧州縣聞  
 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  
 濬隍託霖雨 斂錢起浮  
 圖又曰顏真卿為平原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陽託  
 以紆祿山之疑果以書生不虞也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  
 允則守雄州朝廷無北顧之憂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  
 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  
 之允則謂使者曰其非留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耳  
 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 作塹數十萬 增臺二  
 百餘通鑑唐紀曰史思明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  
 至而與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  
 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  
 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 兵畧纂聞曰明楊志  
 學撫寧夏時花馬池舊牆稍下賊每毀之而入且中多  
 沙磧隨築輒圮夏人歲修之公請於朝築而增高者三  
 之增厚者四之凡一凡三百餘里增置敵臺二百餘所  
 警舖七百餘楹沙圯者即堅 屹為江淮保障 勢如  
 土而改築之凡五百餘里

腹心聯絡通鑑元紀曰元主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  
 堡若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湟增障隍外環以大  
 防深塹三重南引江而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  
 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時羣盜環布四外關居其  
 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兵畧纂聞曰明天順  
 間陶魯丞新會時廣右徭賊流劫破城殺吏魯築寨堡  
 與民守之新會時廣右徭賊流劫破城殺吏魯築寨堡  
 外溝以衛輔城中以捍東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城浚  
 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  
 得 真卿預飭戰備 于筠請置舟師 唐書真卿傳  
 犯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餘戰備都統李恒以為生事  
 節短真卿因召為刑部侍郎又突厥頡利傳曰頡利  
 非和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  
 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温彦博  
 曰魏為長臺過匈奴今可用帝遣使桑顯和塹邊大博  
 互市帝 開田二十餘屯 立壁二十四所 傳曰王相  
 不能拒 守備



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革練  
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關東賴

連珠注見原東負滄海西阻險塞南通邛棘北達

褒斜陸機辨亡論云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

岷嶓張載劔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

門岷嶓南通邛棘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

劍閣立壁千仞一人荷戟萬夫趨起一人守隘

千夫莫向又云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

淮南下見方城為城漢水為池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左傳屈完對齊侯曰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

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賈誼過秦論云踐華為城因

河為池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良將勁弩守要害之

業吳國之羸修完而師息莒國雖陋失守而都亡

也吳國之羸修完而師息莒國雖陋失守而都亡

傳吳國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莒子恃

其僻陋在夷而不備淡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蘇

守備四禮記云大道既隱天下表裏山河左傳

原城郭為固禮記云大道既隱天下表裏山河左傳

師背鄒而合晉侯患之舅犯曰戰也戰而捷增彌節

白檀漢書李廣傳武帝詔廣曰將軍其率師東轅彌

守似藩籬文選陸倕石闕銘曰以逸待勞以主禦客

唐書狄仁傑傳曰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狄仁

傑諫曰陛下姑勅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

自然深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選親兵

書夜警又曰郭晞傳曰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

不得嚴備常若有敵鎮遏使達練事宜嚴備常若有

武功部

守備

守備

二



敵 占勁兵三千 又曰杜兼傳曰兼為濠州刺史重代易至  
 歷年不徒兼探帝意謀自固即修 弓箭社曰蘇軾論  
 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為才 河朔沿邊宜用土兵云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  
 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  
 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副  
 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  
 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遇有警急擊鼓頃刻  
 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  
 為戰敵 深畏之

守備五

**原序** 潘岳汧督馬敦誅序云秦隴之僭鞏更為魁既已  
 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  
 之眾據十雉之城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 **增**

孔帖引杜佑誠突厥序曰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  
 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惟自守而已

**增文** 韓愈守戒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

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  
 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  
 外施窬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  
 垣牆而內固扁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  
 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倨彊之間而不  
 知為之備噫亦惑矣 又曰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  
 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



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得人貴育之不始童子之不林

**增**疏唐書陸贄傳曰德宗時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贄上陳其弊有曰修封疆守要害蹊澗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曰始於鄭西梁之論趙景夫跋

**拒守** 一 兵計數業衆者只對所無異於操書云

**增**孫子軍形篇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善守者

藏於九地之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

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

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

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

輸般天下之攻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

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

乃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

荆輟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荆而存宋矣 博物志

武功部

月益頁卷之三百十四

拒守



日處士東里鹿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之墨子以恬之不迫人始  
增後漢書隗囂傳曰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必晉書桓宣傳曰陶侃使桓宣鎮襄陽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芸獲於壠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必梁書羊侃傳曰侯景反兵逼建業衆皆兇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

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墜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太平御覽引三國典畧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珽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珽自臨戰陳人先聞其言謂不能抗



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  
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瑛軍守百日城竟保全入北  
齊書曰周人寇洛州獨孤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  
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  
大軍至寇乃退又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乃  
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解圍去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  
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築土山  
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因迅  
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繼而

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  
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  
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  
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  
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  
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  
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  
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隋書李景  
傳曰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  
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昇樓射之無不應絃而倒選



壯士擊之斬獲畧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  
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  
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司馬  
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  
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  
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  
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書李光弼傳  
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率眾攻光弼思明為飛樓障以木  
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  
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之思明大駭徙牙帳

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  
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逆款者思明大悅俄  
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  
明畏敗乃去 又曰史思明蔡希德率高秀巖等將兵  
十萬攻太原時麾下卒不滿萬眾議培城以守光弼曰  
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為掘石車  
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又陳  
利貞傳曰李希烈攻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  
櫛沐非議事不下城 又劉昌傳曰李希烈取汴江淮  
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眾五萬攻之昌掘塹以



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昌又程千里傳曰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禽希德馬顛為賊所執仰首救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下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輜輶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時士卒凍餒又乏

甲冑渾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噪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又曰顧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秦襄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襄屢出戰使病者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為之却五代史梁臣傳曰牛存節聞晉兵攻澤州顧諸將曰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



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於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宋史孟宗政傳曰宗政權棗陽金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通鑑宋紀曰神宗時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

鈴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敵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八編類纂曰元兵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拊膝錄曰鐵鉉爲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與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至臨邑聞景隆軍敗南奔道遇參幕高巍趣與之定計迎景隆收潰師共保濟南北兵至城下



圍之數匝城壞鉉以藍布作障紋其上如磚狀張於外  
襯以葦席於內潛築紿云一夕修完燕兵遠望疑爲真  
遂不敢逼又城壞處懸太祖御像燕兵見之竟不敢攻  
燕兵決隄水灌城城中恐鉉令登陴哭曰旦且降盡撤  
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  
王喜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約候  
燕王入城呼千歲即下拔橋燕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  
及門鐵板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易馬走城下伏兵斷橋  
橋堅竟脫去秋七月燕糧盡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  
去詳兵畧纂聞曰明杜宥以御史謫知英德縣時徭寇

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爲固公躬爲之城城成而寇適  
至躬冒矢石與民死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  
士夜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又曰  
正統間沙寇鄧茂七亂揮同楊廣領兵守將樂賊數萬  
至以車攻城其車之制高約與城齊冒以牛革上用大  
竹二交揉繫之如抱手狀竹之上置板數片及城則發  
竹以闢兵板隨竹而下跨城以度衆廣積鐵鎔之而植  
木城上以俟比至竹爲木所捍不得發又以鐵猫鈎其  
軍令不得進退取草裹竹燈檠投其上乃以所鎔鐵澆  
之草著鐵即熾車悉焚毀賊潰廣與千戶徐昇乘勝出



戰勦殺甚衆城賴以完 又曰嘉靖間湯建衡令新城  
寇至公捐俸犒士士為感泣賊攻南門公遣兵載大筏  
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公豫令人密布鐵蒺  
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城南張旗執  
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筈格之賊仆奪其旗城上鼓噪助  
之賊不得利乃宵遁 又曰倭賊攻江陰主簿曹廷慧  
父子與兵僅十二三人縣令欲移家眷於學宮或勸曹  
暫自為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  
刃其子衆遂不敢動賊作牛皮障自覆鑿城乃大索城  
中薪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糞煎滾用鐵銷汁探賊

聚處灌之復擊以砲倭賊始不敢近

### 拒守三

**增**塹防門

創遏砲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八編類纂曰元

攻金洛陽留守撤合輦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死  
南人共推強伸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  
日元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  
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愍子軍為號其  
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一箭截  
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  
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斷木為  
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兵括衣為幟

太平御覽引後漢書曰隗囂悉兵數萬人圍畧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

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  
自春至秋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眾  
潰走圍解下鐵鎖橫江 老羆當道 太平御覽引

武功部

武部

拒守

三



為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乃為鐵鎖橫  
 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將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  
 唯彥堅守攻之不能尅北史王羅傳曰羅鎮華州齊  
 神武遣韓軌等襲羅羅不覺比曉軌眾已乘梯入城羅  
 尚卧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  
 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羅當道卧推貉子安得過敵見驚  
 退百煮粥均分命女出拜又曰羅為荊州刺史梁復  
 城不沒者數板城中糧盡羅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  
 唐書張佹傳曰佹以澤潞將鎮臨洛田悅攻之乘城固  
 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佹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  
 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無資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  
 眾士一日費眾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  
 悅城下敗之佹乘勢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  
 史縛木接樓縫布為幔北史韋孝寬傳曰孝寬守  
 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  
 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  
 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城外又作攻車車之所及  
 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即縫布為幔隨其

所向則張設之布樓堞皆盡百甲鼓無遺隋書梁士  
 既懸車不能壞下樓堞皆盡百甲鼓無遺隋書梁士  
 彥為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總六軍圍之獨守孤城外無  
 聲援眾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  
 雉所存尋仍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  
 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  
 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  
 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孔帖曰張環固壘二歲  
 樵蘇皆盡軍中甲鼓無遺夜擊築城控攝張幕止  
 門為警秦宗權不能守乃解去  
 宿隋書郭榮傳曰齊寇屢侵宇文護令榮於汾州觀賊  
 不相救請於州鎮之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  
 唐書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  
 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迴頭不復省視妻私  
 子賊退復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二日然後歸家私  
 金賞士私產募士三國典畧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  
 千兩賞其戰士直閣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  
 灑水久之火滅唐書李襲志傳曰襲志仕隋為始安  
 武功部

拒守



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遂固守凡二年

**剝樹煮甲** **削木翦紙** 隋書劉弘傳曰弘拜泉州刺史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

海西基傳曰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梁將吳明徹攻圍木剪紙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

**汲水灌城** 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

**鑿壁引纜** 衆通鑑宋紀曰真宗時契丹攻遂城城小無備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為冰堅滑不能登

丹兵乃引去說選平夏錄曰洪武四年閏三月楊璟

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與飛

天張益兵為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

寨鑿兩崖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

璟等攻之不滿五千日南史蔡道恭為司州

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

恭於塹內列艨艟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

不可計 **六月不能拔** **踰年不能下** 唐書朱宣傳曰中

勝計 **六月不能拔** **踰年不能下** 唐書朱宣傳曰中

窺曹鄴引兵濟河曹存實迎戰死于陣朱宣收殘卒嬰

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僖宗嘉其守拜宣為天平

節度使五代史張源德傳曰源德守貝州晉軍塹而

圍之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於晉自河以

**增皆血流面牙齒皆碎** 唐書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

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

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亡之後願為鬼與賊為

厲以答 **夜率婦人登城而呼** 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

武功部

增皆血流面牙齒皆碎

拒守



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率婦人登城  
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眾道古眾驚亂多為虜殺  
誓與城相存亡又曰王凝傳曰疑為宣歙池觀察使王

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宜上疾  
不視事以厭勝疑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為大府吾規

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  
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

### 險固一

**增**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戰國策曰蘇秦說  
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十萬車七百騎六千粟

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蓄干寶晉  
紀總論曰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增**蜀志曰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

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

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

中志北史安同傳曰同從道武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

眾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  
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  
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

武功部

武部

險固

三



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與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  
五代史唐臣傳曰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  
彥章圍之是時唐已得鄆州郭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  
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乃遣崇  
韜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  
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  
攻之不尅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通  
鑑宋紀曰徽宗時晏州夷酋卜漏反以趙通為招討使  
漏據輪縛大屯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酋壘石

為城樹柵以守適軍不能進

險固三

**原襟帶**

**咽喉**

西京賦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久韓天下之咽喉

**固圍**

**阨險**

傳聊以固吾圍也東阨天險

**百二**

**十二**

漢書曰秦地得百二言秦地險固以

**二萬人**

當諸國百

**重阻**

**巨固**

**二關**

**四塞**

秦負

**秦地**

險阻四塞而受沛

**增憑險**

**備敗**

唐書梁郡公孝逸傳曰徐敬業

**稱兵**

以孝逸為行軍大總管率師南討至淮偽將韋超

**據都**

梁山以拒孝逸超眾憑險完屯孝逸欲全軍趨揚

**州度**

支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

**無以**

示威唐柳宗元晉問曰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

**備敗**

而已非以

**襟憑**

**背負**

孔帖曰程元振說帝都

**為榮**

觀險大也

**古稱**

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襟憑終

**原天**

**地之險**

**金**

**武功部**

月蓋頁山卷二百一四

**險固**

**言**



湯之固 上見險固一 被山帶河 懸車東馬 益州地

蜀道至險東 不得方軌 漢書井陘之道

馬懸車以度 不得方軌 車不得方軌

險道塗不爭 禮軍旅息 宅於土中 守在海外 束

其要害 繫以安危 增霸王之資 形勝之地 春秋後語

蘇秦南說楚威王曰 楚天下之強國也 西有黔中郡東

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晉

書曰劉裕伐姚泓沈林子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

驥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姚紹爭據潼關林

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

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 引水屬城 聚石種樹

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 唐書馬燧傳曰燧至太原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

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 城豬為東隍省守陴萬人

又醜汾環城樹以固堤 又曰燧為隴州刺史西山直

吐蕃其上有通道敵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

二門為譙櫓 築壘護柵 斷山浚塹 五代史周本紀

八日而畢 自柵其城東常思柵其南白文珂柵其西調五縣十

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 唐書張獻誠傳曰貞元四年

獻誠代韓游瓌為邠寧節度使 四壁斗絕 一徑尺

斷山浚塹選巖要地築烽堡 許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

登宣慰使安萬銓提兵萬餘相 河有造車之危 山

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 有推輪之險 贊皇一品集制孟州城敕旨曰昔馮異之

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 山有推輪之險 左右 許歷

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城實為要害之郡 勸奢先據北山 郭淮策亮必爭北原 史記趙奢傳曰

趙遣奢救之 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趙奢即發

萬人趨之 魏志郭淮傳曰諸葛亮出斜谷是時司馬

武功部

計蓋頁心卷一百一十四

險固

宣



屯北 原楚瓦城郢沈尹知其必亡 梁伯溝宮左氏

稱其自取 左傳沈尹成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負固 忘危 周禮負固

居安 不一姓 是三殆 九州之險是不一姓 傳

國之患是 險為屏 固為寶 長世字民者以道德為

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 憑洞庭者苗人亡

恃巖邑者號叔死 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

地巖險不修德 考吳起之言在德而已 徵司馬之

對雖險何為 孝子去官 忠臣叱馭 漢書王尊傳先

刺史行部至邛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

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叱其馭曰驅之王

陽為孝子王 尊為忠臣

險固四出高程李補於燔皆奏置幕不

增江漢為池 吳書趙咨使魏文帝朝咨曰吳難魏不

軍門幕府一

增史記馮唐傳註索隱曰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

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幕府

增軍門幕府二

增史記馮唐傳曰魏尚為雲中守終日力戰斬首捕虜

上功幕府 唐書段志元傳曰志元與宇文士及勒兵

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士及披戶內使志元拒曰軍

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不納帝歎曰

武功部 軍門幕府



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 又薛訥傳曰開元初講武新  
 豐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  
 至軍門不得入 又李勉傳曰勉禮賢下士有終始嘗  
 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每至宴飲仍設虛位沃  
 饋之 又李石傳曰石字中玉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  
 有材略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 又沈傳  
 師傳曰傳師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  
 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  
 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 通鑑唐紀曰  
 馬燧平河中出高郢李鄘於獄皆奏置幕下

軍門幕府二

原幕府

轅門

為衛青為車騎將軍以幕

軍門

牙門

傳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曰薄

蓮花幕

青油幕

蕭

與王儉書曰庚景行泛綠水依芙蓉

增驃騎幕

安

西幕 儲光義詩常思驃騎幕

參戎事

制中權

李

詩幕府參戎事 高

原竇憲置幕

郝超入幕

後漢

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典

文可謂入幕笑曰都

增杖策上謁

拔劍大呼

房元齡

宗以燧煌公狗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 陳利

貞傳曰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

武功部

州監頂函卷一百一十四

軍門幕府

三



乃自徧遺雉兔

獨收人物

段成式傳曰成式侍父於蜀以畋獵自放以雉兔徧

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復用者眾大驚

取怪珍元齡獨奏置幕府表留幕府

房元齡傳曰元齡為秦王府記室征伐未嘗不從眾爭

收人物致幕府奏置幕府表留幕府

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

留僚屬共才高置幕府對置幕府

之莫見所涯高置幕府對置幕府

置幕府表子昂參謀唐書平陽昭公主傳曰公主下

嫁柴紹帝渡河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

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月上營門鳥避轅門

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杜甫任瓌上謁轅門楊

郎士元詩寒月上營門杜甫任瓌上謁轅門楊

詩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杜甫任瓌上謁轅門楊

政大呼軍門唐書任瓌傳曰高祖討捕於汾晉瓌上謁

撒離喝入與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書

未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

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

市租皆輸幕府賜與悉置軍門常居代雁門備匈奴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唐書石雄

傳曰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

悉分士伍由是眾感發無不奮

軍門幕府四

增潛作捷布

唐書封常清傳曰高仙芝以二千騎追躡

芝取讀之大駭即用之軍還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

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廉封常清也

幕府皆一時高選又曰李栖筠觀察浙

武旅增氣劉賓客見轅門二龍又曰烏承玘傳曰開

俱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轅門號二龍

武功部

詳監真卷之二十四

軍門幕府

天



軍門幕府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轅門照白袍又曰風動將軍幕

錢起詩曰煙波帶幕府海日生紅旗劉禹錫詩曰相

府開油幕戎昱詩曰轅門壓塞雄劉希夷詩曰軍

門壓黃河王昌齡詩曰紅旗半掩出轅門權德輿

詩曰三城曉角起轅門一縣繁花照蓮府

**增**碑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援桴軍門氣凌山河

**增**傳唐孫逖伯樂川傳曰闢轅門於大荒

**增**啟唐殷文圭投知己啟云將軍之舉左旃襲武者咸

思効勇公子之虛右席彫文者競願呈才注漢衛青拜大將軍開幕

府舉左右旃招武士得前將軍趙充國後將軍公孫敖等魏信陵君無忌招賢士虛右席得侯嬴朱亥等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武功部十騎屯營陣禁幽赫風颯燮至何焚而燧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三軍並立豈有首平跋權曰無

武功部十騎屯營陣禁幽赫風颯燮至何焚而燧

增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

七舍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器

勿居宿死勿居吞害勿居蜚鋒勿居枯泉武王曰何謂

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

謂虛器攻敗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宿死冢墓丘陵間

也何謂枯泉枯澤無水者也何謂吞害即人所聚五穀

處也何謂蜚鋒地斥鹵禿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

武功部

屯營



不張軍處將也。此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容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止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是謂必勝。吳子論將篇曰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颺數至可焚而滅。吳子治兵篇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

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曰太白陰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背背山岡面陂澤輪逐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又曰偃月外營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絃門

### 屯營二

**增**宋書宗越傳曰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唐書曰劉黑闥攻陷洛水秦王阻水為連營分奇兵絕其餽路。又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煬帝詔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



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韋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濠塹既周遽令移就崇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何以知之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通鑑唐紀注云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通鑑唐紀曰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五代史謝彥章傳曰彥章為梁騎將與賀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

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通鑑宋紀曰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坪移兵守之遼史國語解曰軍馬頓舍不設營塹折木梢為弓以為團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傍簽置木梢弓以充欄楯平夏錄曰至正辛卯歲汝穎兵起明玉珍乃團結里中人屯於青山衆推為屯長弇州史料曰李文忠救大同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兵畧纂聞曰楊洪以左都督節鎮宣府其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



屯營三

**原雁門**

後漢程不識為將軍屯雁門

字兔屯邑名犬兔見犬必

里飛狐文偃月漢書匈奴命

驚宜急移不從遂戰死

吳志朱余以藩相次盟時

以藩為軍士以不相疑

也周禮營壘相次也

曰左次无咎行師之

陸換彭亡吳志陸抗遷立節

換屯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

不得妄敗恪入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頓有毀深以

為慙後漢岑彭伐公孫述乘勝直進述大驚懼所屯

營地名彭亡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刺客詐稱亡奴

來降刺

**增起沙**

魏志注曹瞞傳曰公征馬超

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之曰今天寒

晉書載記曰姚萇破魏褐飛於杏城萇命其將當城  
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  
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  
百人破三萬眾國之事業由此尅舉小乃為奇大何足  
貴 **大鋪** 鈴架 絕通鑑朱全忠圍鳳翔設大鋪鈴架以

鋪以犬守之敵來則羣吠使營中知所警備又 **原軍**

有鈴架者繞營設架挂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 **細柳**

環剛車 亞夫屯於細柳行將軍之令剛車自環為

營而縱騎 諸葛奇才 鄧艾指畫 蜀志諸葛亮軍退

擊殺之 魏志鄧艾年十一每見高山大

壘處曰天下奇才 漢法偏將別屯則許專殺 趙

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笑焉後為將立大功

偏將別專 聯校自固 充國曰校聯不絕用木相貫穿

自領是大軍 屯於中壘 **增居兩山間** 連七百

里 漢書李陵傳曰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

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

武功部

尚監頁

屯營

四



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魏志文帝聞劉備東下與孫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  
**原無兵號君子**獨駐曰亞夫晉書劉超為射聲

子營**與親屬作營塹**魏志太祖行案諸營士卒皆離陣觀徐晃獨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將軍可謂有亞夫之風矣  
依險固築營壘後漢書樊宏傳曰王

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又第五倫傳曰倫少介然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彊持滿  
**不結營部**野宿皆成營柵又耿秉傳曰秉性勇壯而

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警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通鑑宋紀曰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  
東野宿皆成營柵

**屯營四**

**增別營基峙**潘安**君子營**晉書載記曰石勒陷冀州

其衣冠人物**埋懷村**孔帖曰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

集為君子營**馬止營合**見屯

村燧甚喜**陣一**

**增周禮曰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

**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鐃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

**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鞶卒長執鏡兩司馬**

**執鐸公司馬執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

**蒐田**太公六韜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

**武功部**

屯營陣



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孫子九地篇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吳子料敵篇曰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鬪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陣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

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垂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退速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司馬法曰凡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史記律書曰黃帝有涿鹿之



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蜀志諸葛亮傳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北史源賀傳曰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說畧採至要為十陣圖上之其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金也車中黃土也鳥云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雁行鶩鶴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沮巽也又曰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門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居震為飛龍門武翼居兌為武翼門鳥翔居離為鳥翔門蛇盤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雲為四正門龍虎鳥蛇為四奇門乾坤艮巽為闔門坎

離震兌為開門太平御覽唐太宗謂朝臣曰朕少時為公子未遭戰陣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自指搗習觀兵陣即知強弱常取我弱對其強強對其弱敵犯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潰多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唐書兵志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塲北上中間二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為二軍進止之節遂聲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旌士眾皆起驟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為方陣以應次西

武功部

游鑑卷之三百一十五

陣



洪武書卷二百一十五  
軍鼓舉赤旗為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為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旗為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為銳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為圓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負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聲鼓舉旗士眾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日至

行表跪進如前復其初 宋史吳璘傳曰璘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遼史兵志曰凡行兵見敵軍既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



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抄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  
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  
施雙箒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既饑疲目不  
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  
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為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

增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隨武子曰

荆尸而舉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注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

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慮無如今

軍行前有斥候躡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  
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  
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  
周書太祖文帝紀曰

太祖令軍人賫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

西冬十月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

祖至引軍來會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眾我寡不

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

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  
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見  
軍少競馳而進不為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  
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  
擊之絕其軍為二隊大破之又李光弼傳曰賊帥周



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  
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  
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  
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  
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  
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  
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  
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  
畢入生死以之三通鑑唐紀曰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  
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

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  
之爲方陣而行賊不能奪 弇州史料曰明張輔討安  
南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設重濠  
濠外復爲坎坎外皆蒺藜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賞募  
死士爲雲梯夜蠓附而上賊於城中列象陣以鬪輔夙  
具繪獅蒙馬而衝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  
天地賊大潰

### 陣三

**原善師**

**違晦**

穀梁傳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

敵望而畏之莫敢戰 左傳云晉楚遇於鄢陵卻至曰  
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  
武功部



整蠻軍而不陣陣不違晦在陣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  
 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注曰晦月  
 終陰之盡故七來百里周書云陣有三喪一喪要  
 兵家以為忌七來百里周書云陣有三喪一喪要  
 四赦一勝人必贏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  
 惡此七者搏之來也注云所以懷來之也尉繚子云  
 武王伐紂紂之陣起自黃鳥訖於赤甫其間百里也走  
 如疾風聲如振霆武王乃使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  
 走魚麗鷲鶴左傳云王伐鄭鄭原繁高渠彌以中  
 云魚麗鷲鶴之陣進退有節案古有破陣樂舞圖左圓  
 右方先偏後整魚麗鷲鶴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  
 顧以象戰連衡支離諸葛亮軍令云連衡之陣以  
 陣之形左傳云衛褚師比公孫彌牟作亂衛侯出適  
 相離遠左傳云衛褚師比公孫彌牟作亂衛侯出適  
 城鉏哀公為支離陣之卒以侵衛衛人病之案支離陣  
 名背水因山漢書韓信攻趙趙背水為陣曰破趙會  
 死地而後存眾乃服又云項羽被漢追至東城廼存  
 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於是引其騎因四

墮山而石壘車蒙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  
 為園陳石壘車蒙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  
 石為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於今儼然常有鼓  
 甲之聲天陰彌響諸葛亮教云若賊騎左右來至徒  
 行以待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陣疏首張翼左傳  
 而待之地狹者以鋸齒而待之越雁鄭鷲春秋  
 曰塞井夷竈陣於軍中而疏行首越雁鄭鷲春秋  
 陣名史李牧為奇陣張左右翼也蛇勢鶴列  
 頽丘鄭翮願為鶴其御願為鷲皆陣名  
 晉書諸葛亮造八陣圖於平沙上壘石八行行相去二  
 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文帝莫能識之莊子徐  
 無鬼曰鶴列未學立成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徐  
 麗譙之間未學立成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徐  
 謂軍陣行列之法也漢書耿秉行止不晦厭子  
 正不結營部遠斥候有警軍陣立成也  
 伐左傳楚以甲午晦晨厭晉軍而陣注子戟也尸陳也楚  
 始於此增飛龍騰蛇後魏書高宗文成帝紀曰和  
 參用戟增飛龍騰蛇後魏書高宗文成帝紀曰和  
 武功部增飛龍騰蛇後魏書高宗文成帝紀曰和



條因大難耀兵有飛龍騰  
 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  
 微有鈞陳之宿主鬪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  
 神與鈞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是以壘資其名八編  
 類纂引積卒陣記曰積卒之象天之以陣也  
 其星十二點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營也內握西南  
 四中壘也合內外為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  
 以為左右前局勾卒萃車左傳曰哀十七年越子為  
 後四獸之局勾卒萃車左傳曰哀十七年越子為  
 為左右屯陣有萃車之陣却月偃月宋書朱齡石  
 曰孫子八陣有萃車之陣却月偃月宋書朱齡石  
 熙高祖乃遣丁昨帥七百魏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  
 止高祖乃遣丁昨帥七百魏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  
 水百餘步為却月陣玉海曰宋朝康  
 定元年郭遵與趙元昊皆為偃月陣  
 李靖問對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靖對曰臣  
 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  
 鈞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  
 環之圓是六花俗所號耳李靖問對太宗曰五行陣

如何靖曰本因五方立此此名方圓曲直銳實  
 因地形使然凡兵不習此五者豈可臨敵哉  
 詭設李靖對太宗曰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  
 其旨也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  
 靖曰傳之者誤也古天地秘藏此法故詭設八陣何義也  
 本龍也分蛇為八馬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藩  
 名龍也分蛇為八馬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藩  
 而已熊羆鴛鴦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  
 乎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兵畧纂聞曰威繼光之  
 禦島夷也謂江南多沮澤行者不得比肩而行陣與西  
 北同何戰原四獸陣三面陣後禮記云前朱雀而  
 乃為駕鴛陣原四獸陣三面陣後禮記云前朱雀而  
 右白虎鄭元注曰以四獸為軍陣象天文也順天時  
 軍令云舉黃帛兩半幅合旗為三面陣也  
 陣因地形虜伏騎擊之預因地形迴軍結固陣復陣圓  
 牝牡方伏商羽徵角陣弓為前行夏為方陣戟  
 武功部  
 武部  
 武部



為前行季夏圓陣矛為前行秋為牡陣劍為前行冬為  
 伏陣楯為前行是為五陣黃石公記云使商人為前  
 兵者象白虎陣使羽人為前兵者象元武陣使徵人  
 為前兵者象朱雀陣使角人為前兵者象青龍陣使  
 直木銳火圓土方金黃帝問元女兵法云敵人為直  
 也敵人為曲陣已以圓陣攻之銳陣者土陣也敵人為直  
 陣已以方陣攻之方陣者金陣也敵人為曲陣已以曲  
 陣攻之曲陣者水陣也案黃石公記云彼以直陣來者  
 我以方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來曲應之曲來圓應之  
 圓來直應之直木方金銳火曲水圓土也各以能克者  
 應勝合騎之校山岳之盤漢書曰陳湯伐西域部  
 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任子云善陣者徒  
 眾整一如列宿之陳部伍周迴如山岳之盤是陣之體  
 也箕張翼舒羊羣犬聚張衡東京賦云火烈具舉  
 翼舒案文選王濟注曰鷺與鶴皆陣名魚麗陣勢箕張  
 翼舒亦陣之名抱朴子云羊羣犬聚攻城畧地而所

向無勁敵所握機連衡緣山入谷連衡陣洞當陣  
 推無堅壘龍騰陣鳥翔陣握機陣虎翼陣尉繚子云兵之所及  
 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  
 勝堵壓雲覆山布星陳又云如垣堵壓之如雲霓  
 案律決敵中原八先偏後伍右北左牡左傳鄭御  
 部方置山布星陳先偏後伍右北左牡左傳鄭御  
 麗之陣先偏後伍承彌縫注二十五人為偏以居前  
 五人為伍次之伍承偏之陣而彌縫補闕也此蓋魚麗  
 陣法國語范蠡曰凡陣毀車以行必旆而疏晉傳  
 之道設右為牝左為牡毀車以行必旆而疏晉傳  
 敗羣狄於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以什  
 供車必克請更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  
 為前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左角參為右角偏  
 為前拒以誘之晉侯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  
 而疏右山左水前兩後伍左水澤右背山陵前  
 陣之疏右山左水前兩後伍左水澤右背山陵前  
 增旣陣而擊未陣即犇左傳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武功部



未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唐書康承訓傳曰龐勛軍皆市人囂而強未陣即奔相蹈藉死者六夾水為陣上山為陣左傳曰越子伐吳吳四萬

陣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巡邊賊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即揮兵上山為陣列自固賊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堂堂正正 十五五 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陣舒翰傳曰翰次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乾祐為陣

無法指觀啾笑 武侯舊法 臨淮遺法 李靖對太宗曰擒賊乃會食 唐書郝廷玉傳曰吐蕃犯京畿廷玉與馬璘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

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平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知訓練法廷玉側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形圓體方 步南騎北 有玉海引洪氏曰八卦陣魁六

十有四作易之畫也畫起於圓而神故却月之形圓卦定於方以知故八陣之體方方居前而圓居後卦自畫始方自圓生也壁門直袁曲折翼其旁則陰陽二物握

奇則有虛一之象 玉海曰後魏和平三年因歲除大難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為隊部楯

稍牙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

車為圓陣 舫為方陣 魏志田豫傳曰鄢陵侯彰征伏騎擊之豫因地形回車結圓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得進遂舍而去 兵畧纂聞曰明督僉楊

尚英初起行間與倭遇大小數十戰多有功其巡海也嘗以三翼舸猝遇倭數百艘眾寡不敵公令聯舫為方陣戒士持滿毋輕 三十二圖 四十六訣 玉海曰咸發賊出巨測引去 陣 武功部



二月車駕親征河北內出陣圖示殿前都指揮使王彥超等令識其部分三年內出陣圖三十二以示輔臣

唐書裴行儉傳曰行儉為營陣部至和八陣嘉祐

八陣玉海曰至和二年代州兵馬鈐轄蘇安靜上八陣圖降勅獎諭又曰嘉祐四年翰林學士胡宿看

詳駕部負外郎尹瞻所進褒子黃帝丘井法風后

新令及八陣圖頗精降詔獎諭黃帝丘井法因以制兵故

握機文李靖問對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

陣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

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

則紛紛紜紜八復而為一者也李靖問對太宗曰黃

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玉海引書曰曰風

后握機圖經一卷薛氏鈐定云握奇經別有續圖記金

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

陣四

增烏雲太公豹韜曰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

陽如茶如火如墨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

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萬人以為方陣皆白常

白旂素甲白羽之增望之如茶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

陣而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增望之

如右軍亦如之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增望之如

墨四奇四正為太白陰經曰飛龍虎翼鳥翔蛇盤魚

鱗漢書陳湯傳曰湯前至鄧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

武功部

制益頁卷一百一十五

陣

五



名曰營衛彙苑詳注曰魏祖於官渡使運糧賊數絕

聚細石為之

玉海引荆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者

葛武侯八陣圖

常山蛇勢

玉海盛弘之荆州記云八

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桓

平地禦寇之方

後魏柔

然犯塞刁雍上表採諸葛八

七德舞

唐書禮樂志曰

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

破陣樂曲及即位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

屈伸以象魚麗鸞鶴命呂才以圖教樂工一百二十八

天地人三陣

唐書負

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

徵等更制歌辭名曰七德舞

曰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耶眾未對負半

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

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

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為地陣

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善為兩方陣五代史

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曰劉鄩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與符合鄩大敗

陣中陣後陣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增

都部署為中陣天雄軍置鈐

轄為後陣上多採用其儀

宋紀曰王德用帥真定時上遣使問邊事對曰當時賜

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

不以陣圖賜諸將使

得應變出奇立功

以示宰相樞密院及掌兵將校凡九圍共成一陣內三

為方陣一為前鋒一為後殿二為左翼二為右翼凡中

心連排方陣一人主之

三疊

通鑑宋紀曰元阿木乘勝

逆之於三

里溝敗之

初圓機營陣圖說

兵畧纂聞曰嘉靖時李

朔方地軍素不習陣公用握奇及八陣六花遺意初圓

機營陣圖說大約立隊伍明分數審形名因山川形勢

武功部

陣

二



之宜講步騎合離之變陣間容陣隊間容隊魚貫雁行  
觸處為首奇正相生變化無窮而躬自訓練指麾一時  
旌旗壁壘皆變又采武經要語著為攷鈐集要  
令行間講讀不期年人人知兵遂為諸邊冠

### 陣五

**增**詩唐虞子陽詩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李白  
詩曰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銷杜甫詩曰功蓋三分  
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杜牧詩曰  
風前略橫陣紫髯分兩旁又曰即墨龍文光照曜常  
山蛇陣勢縱橫落雕都尉萬人敵黑稍將軍一鳥輕  
劉禹錫八陣圖詩曰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  
蛇出平沙鷺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

者臨岐指是非

**增**記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云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  
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  
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  
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  
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  
固其餘地游車以接其後列門具將發升後令戰弛張  
則二廣失舉倚角則四奇皆出天寶中有為韜鈴者得  
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

**增**諭宋史兵志曰熙寧八年帝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



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温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為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開國以

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為法失之遠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

增奏玉海曰宋熙寧七年十月上以新安結隊法并賞



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廊延帥趙高俾講求推及諸路於是高奏曰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今聖制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後能也然而議者云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為長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間胥四兩為率屬之族師五率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帥屬之州長五帥為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負

品亦昔之比長間胥族師黨正之任也況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煥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蓋法制一定易以致人臣有所見不敢不聞 兵畧纂聞曰景泰四年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



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姜太公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道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將居於元武之位而北岳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

馬多雜沓致死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蘇氏曰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鈞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猶識其遺制以為可用

**增**議明華鈺京營議曰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



都以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  
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即此完  
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  
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為  
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  
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  
宋制之仍天下陣法大致多相彷彿每當大敵怯弱不  
前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  
在二十四隊遊兵如四時之間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  
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增太公六韜曰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  
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  
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  
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  
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又曰選騎士  
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  
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  
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眾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  
不厚也又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



洪金卷一百一十五  
三  
奇道也。又曰：騎有十勝。九敗。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敗。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

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



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  
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  
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暗將之所  
以陷敗也通典曰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  
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前擊後使  
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廢其  
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八曰攻其慢怠出其  
不意九曰燒其積聚市里十曰躁其田野係累其子弟  
此十者其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散能集百里為奇  
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詞林海錯曰

漢制執金吾所管兵皆赤衣故曰緹騎緹赤也其蜀志曰  
趙雲字子龍隨先主為先主主騎會稽典錄曰朱育  
謂鍾離牧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  
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將奈何鍾離曰大皇以  
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吳神鋒弩射三四里洞穿三  
馬騎敢近之乎金史兵志曰正隆二年於侍衛親軍  
四猛安內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  
虎步以備宿衛

騎二

**增**後漢書呂布傳曰布見操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



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蜀志張飛傳曰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奔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得免晉書載記曰苻堅伐晉恐謝石等遁舍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入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唐書薛仁貴傳曰仁貴副程名振經畧遼東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擒之會又李光顏傳曰元和九年討蔡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

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敵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酉陽雜俎曰徐敬業射必溢鎗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五代史梁臣傳曰梁太祖以張歸厚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又晉高祖本紀曰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又義兒傳曰李存孝猿臂善射



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  
 戰酣易騎上下如飛通鑑宋紀曰欽宗時王德以十  
 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  
 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义耳由是人呼為王夜义  
 金史宗翰傳曰宗翰襲遼帝於五院司希尹為前驅  
 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弇州史料開平  
 王世家曰常遇春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  
 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  
 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  
 騎敵遂大潰兵畧纂聞曰景泰時也先大舉入犯總

兵楊洪石亨帥師出張翼門迎其鋒或謂眾寡不敵謙  
 等初飭五六騎自山東至尋改飭十餘騎自河南至尋  
 又七八騎自湖廣至軍門下馬大呼曰某處參將某人  
 差來頭目某人曰某參將昨日已整兵幾萬入援報知  
 鎧仗易色以疑其心示眾也賊以為實然遂遁去

騎三

原象宿

如梟

三畧云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

也漢書云高帝時北豨來貢

畫駢

激電

又云旨

梟騎注曰梟勇也其勇如梟

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

能馳

善隋

南子云夫善游

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畫白東方畫駢北方畫

駢傳休奕正都賦云

騎

畫

准

馬如激電人象飛仙

武功部

畫

准



者溺善騎者隨各以其  
所好反自為禍者耳  
蕩騎 緹騎 王隱晉書云御

軍中候鄭翊等以為三駕鹵簿圖有幽州突騎豫州蕩

騎各五千入東觀漢記云永平十五年顯宗東巡郡

國敕馮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元武門複道

上領南宮吏士保宮給牀蓆子孫得到魴所

豹騎 魏志云太祖哀曹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

其驚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

云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北歸見太祖謂左右

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

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

騎後漢書景丹傳曰丹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蠻郎

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

乃見其戰樂可言耶遂從征河北唐書崔從傳曰王

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

者謂承宗狼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

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為陳逆

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即按二

驍騎

熊騎

連騎

重

州戶口符 驍騎 陳書韋翹傳曰翹字子羽有

印上之 驍騎 志操以孝著稱為驍騎將軍

領朱衣直閣驍騎之職 海錄碎事曰楊騎

帝所領軍士名熊騎光宅年改鷹揚騎

騎是唐書劉弘基傳曰弘基察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由

矢隊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辟易乃抱行儼重

騎馳追兵以槊撞之知節折其槊斬追者乃免

騎 邏騎 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伏於丘莽間須陔引

兵搏讓伏發密與游軍乘之遂殺須 內騎 外騎 唐

武功部

軍鋒銳

騎

原國膽核

論



曰夫騎者軍之鋒銳也進則衝敵陷堅退則鷲下鷹擊往如電發去如風過古人善為兵者揀選騎卒

**增持赤幟** 著紫巾 漢書韓信傳曰信伐趙未至井陘

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注草音蔽

依山自覆蔽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人

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 置飛騎 領毅騎 唐書兵

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 又柴紹傳曰義兵起授紹右領軍大都督府長

觀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

飛騎 又柴紹傳曰義兵起授紹右領軍大都督府長

史領 擊便寇 破標牌 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

寇也 南豐雜記曰狄青征儂智高曾公亮問賊之標

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

矣青率眾半夜度崑崙關逆戰於歸仁舖縱騎二千出

賊後標牌為馬軍所突皆不能駐馬上鐵連枷擊之遂

皆披靡智高 羽林騎 鐵林騎 海錄碎事曰漢武初

焚城遁去 羽林騎言為國之羽翼如林之盛顏注如羽之

疾如林之多 又曰西邊呼鐵鷄子為鐵林騎 原上

下如飛 四左右為翼 漢書淮南王安問伍被曰山東即

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

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所樂

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

也 英雄記曰公孫瓚常與健騎數十人皆乘白馬以

為左右翼自號 充國善騎 韓媽善騎 漢書云趙充

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史記云韓媽與上學

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

欲事伐匈奴而媽先 二十四騎 二十八騎 東觀漢

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散已盡禹獨 女騎千人 健

禹攻赤眉賊不利吏士散已盡禹獨 女騎千人 健

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 詳象宿注 女騎千人 健

騎數十 鄴中記云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 增緩服戲

馬 奮槌馳騎 宋書傅弘之傳曰弘之素善騎乘高祖

或馳或驟往返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

人並驚惋歎息 五代史唐明宗本紀曰梁晉相拒於

武功部 尉遲迥 卷一百一十五 騎











哥舒翰傳曰翰築神威軍青海上更築龍駒島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又盧鈞傳曰鈞拜節度使領昭義軍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攜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為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通鑑唐紀曰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

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工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通鑑宋紀曰宋太祖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勞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又曰宋孝宗淳熙九年命兩淮戍兵歲一更遼史曰遼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兵畧纂聞曰洪武時命信國公湯和行



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戶  
取一丁為兵戍之

又戍卒三宗  
又戍卒三宗

**原**蔡丘樂宅  
史記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里十餘畝名為戍宅  
周襄陽范蠡縣南七十

與我戍申毛傳曰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又

曰不與我戍申甫又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

所為姜姓既重章以變甫許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

俱為甫許及瓜采薇  
時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

也戍役  
增毅卒精卒  
陸士衡辨亡論曰告類上帝拱

賈誼過秦論曰信臣  
監丁寨兵  
通鑑元貞元年春正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宗元貞元年春正

月以劉國傑為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峒宋嘗選

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豐曰監丁在辰曰寨兵

宋亡皆廢國  
原發間左  
卒居間左後盡發

傑悉復其制  
原發間左  
卒居間左後盡發

之橫鹿車前二人輓之  
人推  
女乘障卒治河

王褒引武帝時女子乘亭障  
成帝詔卒治河者著外

徭六月以卒治河之勞雖  
增徙塞下  
戍關東  
漢文帝

役月近得同外徭六月  
增徙塞下  
戍關東  
漢文帝

上言守邊備塞勸農立本當世急務二事上從其言募

民徙塞下通鑑唐紀曰德宗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

兵拒命關東時吐蕃通和京西防秋之兵以戍關東

罷屯兵  
歸本土  
漢宣帝地節三年詔罷車騎將軍右

南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

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

縣皆賜以裝錢  
問家室  
贖田產  
唐書李勉傳曰勉



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通鑑元紀曰元成宗時樞密院干奴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成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產甚或賣妻子成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書

**高安積米** 曹毘江賦云爾乃南陵峻戍岑巖高閉簿衛桓溫表云高安戍是孫權每征還遣上方諸軍餉賜處也權又常大積米谷於此以備須濡者也

**勤五年** 更有三品 天子曰勤戍五年子一人無日忘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更為卒更貧者欲顧

更錢者出次直顧者用二千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律謂繇戍雖丞相子亦在調不可自行各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為過更漢初因秦後改有謫乃戍邊

**增願充一卒不戍一卒** 唐書李邕傳曰邕貶遵化贖曰願使邕得一卒通鑑唐紀曰王建鎮西川邕願充一卒不戍一卒

之南不置郭侯不戍 不習山川 居常凍餒 唐書突

一卒蠻亦不敢侵盜 唐陸贄奏議曰被邊長鎮之兵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

唐陸贄奏議曰被邊長鎮之兵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

常凍餒

室所分居

唐陸贄奏議曰被邊長鎮之兵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

常凍餒

室所分居

唐陸贄奏議曰被邊長鎮之兵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

常凍餒

室所分居

唐陸贄奏議曰被邊長鎮之兵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

常凍餒

室所分居

唐陸贄奏議曰被邊長鎮之兵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

常凍餒

室所分居

唐陸贄奏議曰被邊長鎮之兵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

**戍卒四**

**增更卒** 漢食貨志曰董仲舒說武帝曰荒淫越制踰侈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

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

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

守捉 唐書兵志

軍小曰守捉 列屯北邊 又曰郭子儀傳曰大曆九

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臣惟陛下下制勝力

非不道料精卒滿五萬者 為天子戍隴 又曰瀛洲

武功部



刺史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發其兵千五百  
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  
又曰  
戍卒五

**增**詩魏王粲從軍詩曰汎舟蓋長川陳卒被原隰 宋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應制詩曰官渡厠一卒長林

預艱阻 唐杜甫兵車行曰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

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晉左思

吳都賦曰雕題之士鏤身之卒 又魏都賦曰薄戍綿

幕無異蛛蝥之網弱卒鎖甲何異螳螂之衛

**增**詔漢書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

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

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增**論漢賈誼過秦論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

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增**奏議漢書鼂錯傳曰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

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揚

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衛邊地而救民死

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不

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

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



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  
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  
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  
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  
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  
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  
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  
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今秦  
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  
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

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  
敝也又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  
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  
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復  
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  
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罪  
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北史  
源賀傳賀上言曰今勅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  
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  
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是則



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  
唐書陸贄傳曰贄為翰林學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  
安出贄上言曰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  
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  
失於太繁也又曰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  
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  
缺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  
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為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權之科  
日日以甚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  
者何以備之天又上陳防秋之弊曰今遠調屯士以戍

邊陲邀所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  
察其情斯可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  
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為鄰晝則荷戈以耕  
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  
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  
東百物阜殷士伙温飽比諸邊隅不啻天地間絕塞荒  
陬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懾駭褫精又使去親族  
舍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又有  
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  
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



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  
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又曰被邊長鎮之兵  
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  
臨敵則勇然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居常凍餒  
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廩優  
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  
軍詭為奏請遙隸神策者廩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  
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賈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  
情所不甘也不為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  
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又曰臣謂宜罷四方之防秋

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  
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廩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  
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  
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  
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  
時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  
發之煩復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  
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語哉

四夷烽候一

增說文曰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也 唐書百官



志曰職方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 通鑑注引唐六典曰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  
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為差  
一 烽候二之器具一為二口  
增後漢書郭伋傳曰伋為并州牧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後漢書馬成傳曰成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

一候 後漢書杜茂傳曰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眾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燧 通鑑注引太宗實錄曰初羅士信取千金堡太宗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 通鑑唐紀曰劉悟襲斬李師道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成功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 唐書畢誠傳曰誠遷河東節度復修杞頭







陷沒烽候原通於甘泉滅於幽障長安匈奴大入

列於郊甸後漢祭彤撫夷狄以恩信論曰政移舉非寇至

笑乃戎來史魏公子無忌與魏王獵爾非為寇也趙寇至

幽王與諸侯約有急則舉烽既而諸侯以為偽皆不至遂

乃大笑後犬戎來伐幽王舉烽諸侯以為偽皆不至遂

滅周斬增四烽俱發六烽具舉隋書長孫晟傳曰

百騎敗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

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

高地迴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

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近耳染干大懼宋

史韓世忠傳曰世忠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

一烽至六烽具舉請停烽燧不置烽燧唐書曰

術與劉猗皆引兵至請停烽燧不置烽燧唐書曰

京兆尹李鄴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共管烽二

十八所每年差烽子烽師九百七十五人今遠近無虞

畿內烽燧請停從之通鑑唐紀曰王式既平表甫諸

將請曰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

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誤舉罰金不舉棄市晉令

舉烽燧罰金一斤八乘塞守烽斥地置烽太平御

兩故不舉者棄市乘塞守烽斥地置烽太平御

邕徙朔方上書云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

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廷唐書黑齒常之

傳曰常之拜河源道經畧大使因建邏堞傳烽邊

火息燧又劉文靜傳曰文靜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

武功部

增一夕萬里太平御覽引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置

烽候四於孤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

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

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頡利當其

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

言河源當賊衝乃斥地置烽七十所

元壽傳曰突厥攻太原詔元壽持節往勞隨語折讓無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

孫權時合暮舉烽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都

蔡謨與弟書曰軍之耳目當用烘

鼓烘可遙見鼓可遙聞須臾百里

傳曰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常之

忽與賊遇賊騎二千方擐甲常之見其囂以二百騎突

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

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

烽丹鉛錄曰桔槔烽火也黑子作

京畿河東河北皆置烽開元二十五年敕以邊隅無事

寰宇又安內地置烽誠為非要量停近甸烽二百六十

所烽師等一千舍置一烽唐書高麗傳曰初帝自太

三百八十八人

下遼東舉烽是

日傳燎入塞

曹一人皆作烽火

有急以光傳之

烽候五

增詩杜甫夕烽詩曰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

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

殿千門立馬看 又送從弟詩曰西極最瘡痍連山暗

烽燧

斥候一

增衛公兵法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

得高聲喝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鞘三下方擲軍號

以相應 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

果毅相知作次每夜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

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



營十斤候二奕以衛非常收育警急奔城時軍

**增**唐書渾鎬傳曰鎬討王承宗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

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

見鎬無斤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倉蓄屠鄉聚鎬軍遂搖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温傳相貳

伏念懼密送款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斤候惶駭行儉

曰此伏念執温傳來降非他也既而果然

**增**十斤候三香 又裴行儉傳曰西討景歡夷山部

**增**舉幡展旗 諸葛亮兵要曰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

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入為部入持一見賊轉語後第

向明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

三第二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

人以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李衛公兵法

曰諸兵馬既逼賊庭探候事須明深其乘馬入每令遙

相見常接高行各只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

即速展軍營見 **聽子** 探兵 衛公兵法曰諸營下定

旗展即知賊至 **聽子** 探兵 衛公兵法曰諸營下定

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書夜嚴謹縱逢雨雪并押隊

官並不離隊每營法五匹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

即聽不虞仍令夜探更人探聽子細勿令眠睡其晝日替

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視 **木樵** 地聽書

動靜 **韓愈** 晚秋詩曰月黑探兵錯 **木樵** 地聽書

趙充國傳充國奏屯田疏曰部曲相保為壘木樵 **地聽書**

海錄碎事曰凡備敵令人枕空胡祿卧有人馬行三十

於外東西南北皆響見 **原** 敘聚橐 **納** 斤候 壺以敘

聚橐 **納** 斤候 壺以敘 **原** 敘聚橐 **納** 斤候 壺以敘

示不相備 **增** 游奕船 **攔** 子馬 贊皇一品集請淮

棟解弓弩及諸江路者一百人置游奕將一人須清白

強幹稍有見會者先如法造游奕戰船五十隻一百人

武功部 **斤候**



分為兩番長須在江路來往遠史兵志曰遠制行入  
軍有遠探攔子馬各十數入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有  
略不眠寢具知情狀周書韓果傳曰果性強記兼有

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  
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果為周  
侯都督每從征行嘗領候騎晝夜巡察畧不眠寢三  
書達奚武傳曰齊神武趨沙苑太祖遣武追之武從三

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者往往捷之具知敵  
祖深嘉焉遂從太祖持一白幡授五色旗見前舉  
宋史曹翰傳曰詔督役開河南自雄達鄭以通漕運議

築大隄以捍之翰遣騎五授五色旗為斥候前遇丘陵  
水澤寇賊以煙火則望塵知敵捉生問事五代史周  
各舉其旗以為應望塵知敵捉生問事德威傳曰

德威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通鑑注引杜佑曰  
游奕於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邏候於亭  
障之外捉生問事不為斥候竟無斥候宗討吳元濟高霞

寓既敗表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乃以愬為隋唐鄧  
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  
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表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  
無乃曲江集勅天山渾使竟無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  
疎闊

### 斥候四

**增慮無**左傳前茅慮無中權未嘗遇害漢書李廣傳  
行陣就善水草頓舍不擊刁斗自衛曰有警軍陣立成

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曰有警軍陣立成  
後漢書耿秉休止不結營部然邊鄙之視聽先御史  
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

神道碑曰斥候者邊鄙關斥候迭望幾二千所粹唐文  
之視聽不可以不具  
温三受珠連壁貫兵畧纂聞曰王忠肅公翽督撫遼  
降城碑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

燧斥候珠連壁貫千里相望  
武功部  
斥候軍糧



斥候五

增詩杜甫詩曰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

軍糧一

增太公武韜曰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

五穀命三軍不困乏孫子作戰篇曰善用兵者役不

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又

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荏杆一石當

吾二十石又軍爭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

無委積則亡

軍糧二

增後漢書寇恂傳曰光武新即位時軍食急乏寇恂以

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注驪駕併駕也尚書升斗以稟百官

帝數策勞問東觀漢記曰來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

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吳志諸葛恪傳曰恪少有

才名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

書繁猥非其好也注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

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故至陳書武帝紀曰齊

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兵潛至鍾山龍尾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

人糧運盡獲其船米於是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

武功部

增蓋領

軍糧

古



周書賀若敦傳曰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過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軍唐書李密傳曰初王世充乏食李密少帛請交相易邴元真好利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又婁師德傳曰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

又張儉傳曰儉遷朔州刺史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饑殍州以完安又蘇瓌傳曰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韓滉傳曰滉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滉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佐之又段秀實傳曰李嗣業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又周寶傳曰寶進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



糧二十萬斛又盧弘宣傳曰弘宣徙義武節度使初  
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  
敕吏守之明年春夫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  
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又李德裕傳曰  
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庫資軍費用空殫而  
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  
怨再期則賦物儲物又李芄傳曰芄授河陽三城鎮  
遏使糧貨善者先以給士士悅之又令狐彰傳曰吐  
蕃盜邊名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  
通鑑唐紀曰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

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  
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  
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  
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  
郎中又曰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  
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零渠灘水勞費艱澀諸軍  
乏食潤州人陳礪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  
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又辛讜在泗州  
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宋史李植傳曰靖康初  
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



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廸  
功郎使督數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  
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  
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  
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  
拱壁豈特軍餉而已又孝宗本紀曰南康軍旱詔出  
檢放所餘苗米萬石充軍糧清尊錄曰建炎初關陝  
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  
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東八編類纂曰金主如  
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

通鑑元紀曰至元二十年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  
備二十萬石又曰至正二十一年敕漕江淮米百萬  
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  
萬石備征日本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起兵時所招安  
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  
為言遂罷之兵畧纂聞曰明高帝克江州兩平洪都  
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李善長皆居守轉調兵餉未嘗  
乏絕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又曰徐參政楚守辰州時  
湖貴間苗民逆命諸道兵俱集於辰議九月進兵屆六  
月餉未辦督府茫然命傾府帑易之公曰大軍十萬帑



金不過萬即盡括民間粟不足飽半月事迫矣招商不  
至轉運不及有南糧應輸南太倉者額數十萬積無用  
今已鱗次維舟矣制許便宜行事檄數十萬可計日  
至也督府從之軍遂不乏善其督司守轉輸兵輸未嘗

**原盛** 魏晉令諸侯盛糶糧 魏志杜畿為河東太守

**勉** 魏祖征漢中遣五千入運運者相率曰勉之

**景從** 野餽 景從注

**不運** 乃裹 孫堅

**軍儲** 增運土本量沙 晉書祖逖

**軍食** 一軍儲 增運土本量沙 傳曰逖伐

**軍糧** 三 兵署幕間曰即高帝京云陝兩平共

**原敵為資** 運為最 魏志張既曰軍

**和** 市 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銳

**率貸** 衡數 石鴨千頭霸先即炊黍煮鴨誓申一戰計糧分肉人獲

**煮鴨** 晉書載記曰羅尚委城遁李雄遂剋成都于時雄

**散其** 上及旦魏資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 掘芋

**千頭** 運糧以餽桃豹逃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盡獲

**而息** 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眾

**從南** 門出入放牧逃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

**守川** 故城住西臺逃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

**陳留** 太守陳川石季龍救之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

**武功** 部 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貲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

**庸等** 關軍馬 居 原敵為資 運為最 無見糧以敵為



資糧又鄭渾為京兆尹大軍入漢中景歸蔡粟輸晉

粟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贏三日上二千志刑法

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負弓弩於其上嬴三日之中糧日

中而趨百里中選者復其戶注日中謂一日之中後

漢鄧禹西征糧乏王丹用市租賦廩粟漢書馮唐

率宗族上麥二千斛魏志魏太祖嘗賦廩粟不足私

邊軍市之租皆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故得盡

其智能今魏尚云云魏志魏太祖嘗賦廩粟不足私

請主者主者曰調兵食助家財漢書鼂錯傳曰上

漢書卜式請半分熟食進乾樵者分而後敢食行

家財以助邊魏楊沛孔渠為新鄭長課民備乾樵

賈居送乏食也魏楊沛孔渠為新鄭長課民備乾樵

收登豆得數千斛後太祖西迎天子將士無糧乃進乾

樵大喜之呼庚癸煮鎧弩孫有山山曰登首山呼庚

癸今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謬

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耿恭守疏勒食盡煮鎧

弩食其筋增斲木皮食橐節唐書張巡傳曰賊還七月

可支一歲而嗣號王巨發其半餽濮陽濟陰許遠固爭

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斲木皮

鬻紙而食纔千餘人皆羸劣不能穀又張允濟傳曰

允濟遷高陽郡丞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

葉橐節易乾甚采蕪菁五代史曰李罕之圍張全

無叛者易乾甚采蕪菁五代史曰李罕之圍張全

太祖以牛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先鋒是

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軍擊

走罕之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

輸晉

景歸

蔡粟

輸晉

景歸

蔡粟

輸晉

景歸

蔡粟

輸晉

景歸

蔡粟

輸晉

景歸

蔡粟

輸晉

景歸

蔡粟

輸晉

景歸

蔡粟

輸晉

景歸

蔡粟

輸晉

武引秦軍給其以根城俱走時太無葉允鬻不其弩  
功車使儲則兼計而外竭罕祖叛橐濟支筋  
部船於開支軍而采時之饑以者節紙而一食  
飛下於是置資進采之兵存一陰得歲而斲  
輓飛是有屯糧者度者者而歲而斲木皮  
言飛是有營田以節仗之節用度不兼支  
疾輓粟使益度使自度度者凡邊防鎮守  
後負海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注  
漢虞詡字外卿為武都奮擊羌

軍糧

軍糧

軍糧



先是運糧艱澀驢馬負載傲五致一調燒

蕭何不絕鄧艾字士載為尚書郎大積軍糧鄧艾大積

以令振廩同食周禮挈畚以令糧楚莊伐庸自廬

異流馬以運著論以諭蜀志諸葛亮由斜谷道作

丈原魏志鄧艾通漕運乃著濟河論以論正仰食

始中開廣濟渠下達江淮資糧有儲而無水害

棗椹取給蒲羸又表紹軍河北軍人仰食棗椹絕

甘分少行賚居送李陵為將與士卒絕甘海陵之

倉汎舟之役枚乘曰轉教吏之粟不如海軍無見

糧師不宿飽漢書曰今歲人饑因卒食半菽軍無見

糧又曰千里餽糧士有時乃糗糧供其資糧尚

費誓云峙乃糗糧無敢不供病莫能興因而猶鬪

增賊聞皆憚兵得無乏後漢書第五種傳曰種拜

盜賊羣聚高密在二州之交種乃大儲糧稿勤厲吏事

引程異自副唐書王播傳曰帝討淮西切於饋餉播

淮哀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檄取不與

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

罪乎即往見光弼曰命寧主糧者救也今公求糧而寧

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

不可聊與公議耳時重其能守官李密傳曰密素無

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與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

負取不勝委於道踐縣狼戾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

時而餽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儲貨給軍出粟濟

軍靈唐書關播傳曰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播為判官李

武功部

軍糧

三



興人無愁苦又王行敏傳曰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  
 賊圍急儲待空乏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  
 千石濟軍由是館饒窮乏軍食豐衍又南蠻傳曰  
 人自奮賊乃去高駢領四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  
 饒窮乏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  
 皆扼制羌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又劉晏  
 傳曰晏移書與宰相元載以為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  
 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詐為糧車獨據米囤車戰  
 豐行可以震耀夷夏日詐為糧車獨據米囤車戰  
 二通鑑唐紀曰楊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徒梁洋積  
 取金帛徐温獨據米囤為粥以食餓者徒梁洋積  
**取壽昌糧**及金人深入魏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  
 軍士以食而子羽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厲  
 且作乃引眾還又曰程鵬飛以鄂州降於伯顏伯顏  
 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撤守出綸  
 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日綸  
**助糴**運米赴約又曰仁宗康定元年二月癸未出  
 內藏絹一百萬助糴軍儲

纂曰元塔察兒圍金蔡州史萬之命孟珙  
 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取奇贏贍  
**軍作漕艦轉糧**唐書正和公主傳曰自兵興財用耗  
 挺傳曰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馬周薦挺才任租使  
 帝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挺遣燕州司  
 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  
 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唐  
 之待凍泮乃運以為解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  
 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他歲運何  
 哉即詔繁時令積米百萬斛請粟十萬斛通鑑唐  
 韋懷質馳按積米百萬斛請粟十萬斛通鑑唐  
 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  
 通鑑宋紀曰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眾號八十萬  
 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原不積九年之儲奚  
 相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

**備千金之費**增一鼠值錢四千一鼠值錢數百  
 唐紀曰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  
 重壘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  
 武功部



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值錢四千淘牆戮及  
 馬矢以食馬注云戮與職反先以麥戮雜土築牆今圍  
 急乏芻故淘戮以餉馬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魯  
 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  
 值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官將軍曹日昇往宣  
 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城中自謂望絕及  
 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三日積穀十囤  
 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過軍三日積穀十囤  
 四口支糧一石無軍食下令城中戶各出乾餼一升富  
 者倍之三日積穀十囤又曰李乘撫宣府時舊例邊  
 軍月糧無家室者支六斗若妻死雖有父母兄弟亦作  
 無家公奏准軍士雖無妻但有四斗並不米臺  
 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上允奏通行  
**軍糧四**  
**增荷葉裹飯** 陳書孔魚傳曰齊蕭軌等來寇時糧運不  
 令與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惟在京師高祖刻日決戰乃  
 萬畧軍入旦食訖棄其餘因決戰遂破賊 **取處以儉**

約 唐書韓伏傳曰飲遷桂管觀察使時詔置五管監  
 兵盡境賦不足以充其費伏處以儉約遂為定制  
**民貧不忍遽斂** 又宗室國貞傳曰國貞加晉絳等州觀  
 不忍遽斂 百姓不知餽運勞 又鄭珣傳曰珣為  
 上書以聞 百姓不知餽運勞 又鄭珣傳曰珣為  
 兵伐蔡河南主饋運珣瑜密儲之 兵所藉者食 叔倫  
 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餽運勞 兵所藉者食 叔倫  
 傳曰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 兵  
 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 兵  
**食所資在東南** 又蕭穎士傳曰穎士客金陵時盛王為  
 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為今兵食所資在  
 東南但楚越重山復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  
 王以捍鎮江淮 佛汗 又劉元佐傳曰元佐有相國寺或  
 俄而劉展果反 佛汗 又劉元佐傳曰元佐有相國寺或  
 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元佐 運  
 救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 運  
**糧束馬之路** 又高適傳曰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  
 武功部 軍糧

武功部 軍糧



疏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三輓漕所至輒

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

留以饋軍又劉晏傳曰晏移書宰相以為淮陰去蒲坂

衣無續食米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置見錢關子宋史

本紀曰紹興元年初置見錢中京對限益去宜却置

關子招人入中以給軍食增詔後漢書朱浮傳曰彭寵反攻浮浮上疏求救報曰

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

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

須後麥耳又宗室固負朝曰固負朝曰固負朝曰固負朝曰增奏疏後漢書來歙傳曰光武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

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

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

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縣之以重賞今西州新

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

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唐書陸贄傳

曰贄上書曰陛下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

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

矣又曰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

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羣

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真者吞聲罔上者不慚馭



衆若此可謂責課虧度也。又曰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鼂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焉。又曰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因多因餽餉不足。又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則是邊城常貯一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所謂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又曰

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

**增議**八編類纂引元董搏霄議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搬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



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十日運糧之術也

**增**贊唐書劉晏傳贊曰常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挈

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

又軍期一三百六十八百一十里三十六百八

**增**周禮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太常比軍眾誅後至者六

軍量軍期二數而人既其數之出入凡氣勝益類宜也

**增**漢書張騫傳曰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

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領唐書劉義節傳曰義節從李靖擊吐谷渾後軍期士

多死亡失器械以勲減死賞相坐廷堂謝婚並百萬金

**軍期三**

**原**不見虜 不至質 後漢祭彤字次孫與南單于左賢

有嫌於形行出高門塞九百里得小山乃妄以為涿耶

山形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而下獄免又田廣

明字子都擊匈奴不至質引軍空還下太

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注質所期處

**斬王恢** 史莊賈後期獲首斬之詳

**牒**唐書李愬傳曰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

告師期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師夜起

傳曰回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橐鞬謁道左回不弛行

**原**內顧失

**增**料敵

**期**失道後期

武帝責楊僕失期內顧注內

顧謂思妻子失道李廣事

**若神** 謁帝如期

唐書韓克傳曰穆宗問克破賊期對

一月可破二旬克帝喜曰料敵若神

**武功部**

**軍期**

**增**

**原**

**期**

**責**

**限**

**告**

**師**

**期**

**增**

**料**

**敵**

**若**

**神**



又江夏王道宗傳曰帝將討高麗遣張儉輕騎度遼  
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約其還曰臣  
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  
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  
斷其路更走間五日當解一月可決漢成帝建始  
四年陳湯策烏孫兵不出五日當解又曰漢元帝  
永光二年隴西羌反馮奉世請用二萬人一月可決  
不八日破賊期六旬取路宋史岳飛傳曰飛征楊么  
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  
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神註見責限牒

軍期四

增深入自贖通鑑唐紀曰高崇文討劉闢河東將阿跌  
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

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便宜從事通鑑宋紀曰仁  
宗慶曆三年詔

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中  
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

增王宗族從軍王宗慶曆三年詔

增魏志李典傳曰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

部曲輸穀帛供軍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

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

邪是歲立跳盪功

宗族從軍二

原蕭何遣耿純率何遣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後  
漢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三千

人從世祖恐賓客等有異心舉宗從魏收族詣鄴

乃燒其廬舍以絕反顧之望

魏志韋成宗族三千人家居乘氏請從魏郡太祖曰卿  
欲慕耿純耶謝曰臣功微寵過舉宗陳力今征伐未息  
宜實郊隧非敢望純云云

增五服子弟三百人  
武功部  
宗族從軍



甥姪部曲二百人南史曹景宗傳曰梁武表景宗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眾率五服

內子弟三百人從軍唐書史敬奉傳曰敬奉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為四五

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請子率奴馬從軍請家出奴

馬助征又兵志曰郭子儀之婿端王傳吳仲孺殖貲累巨萬聞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

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白志貞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家出子弟奴馬裝鎧助征授官

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苦之

宗族從軍三六增詩唐杜甫覽栢中丞并子姪數人除官制詞詩曰紛

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誠

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

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瓊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長合慕民輸不盡十人又聞太子為天

增宋史兵志曰初太祖揀兵中強勇者號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

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又曰真宗祥符中重定

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為五等又曰仁宗天

聖元年詔京東西河北諸路募兵當部送者刺指揮二

字家屬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寡為賞罰

名募二

武功部

崇寧員外郎卷一百一

召募



增唐書曰劉武周攻汾陽宮高祖乃募兵旬日間得衆一萬又論惟貞傳曰惟貞名瑀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閱旬衆數萬又崔安潛傳曰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為費仰朝廷又栢良器傳曰良器入為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通鑑唐紀曰武后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召募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又曰右龍武將軍李

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增氣又曰建中四年四月募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子弟帥奴馬從軍使劉德信將之以救襄城又曰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五代史曰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郭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通鑑宋紀曰高宗時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六年命辰沅靖澧四州以閒田募刀弩手三千五百人為



額命典故紀聞曰嘉靖初甘肅巡撫陳九疇請內帑銀募軍戶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有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眾則餘糧亦多宜即以逃軍所餘之糧為募軍月糧諸費兵畧纂聞曰毛伯温掌兵部時團營軍耗不及額議召募補之公言京師募兵徒得賈豎遊民無益於用宜止召募而嚴簡閱十萬募

原飲飛四猪突光武時西戎反募飲飛射士魯奇應募

莽時匈奴為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猪勇也隆請馬隆字霸慙孝興涼州有虜隆請募士三千無問所從來鼓行擊之公卿僉曰六軍既眾州郡兵多俱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帝不

許隆王郎反世祖令王霸於市募人增上募又怨杜伏威傳曰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

軍杜伏威傳曰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兵使報怨於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

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

有乾顯大營巖州營曠騎山棚唐書張說傳曰時

凡二萬八千餘人曠騎山棚唐書張說傳曰時

亡命畧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

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曠騎

也又呂元膺傳曰元膺拜東都留守東畿西南通鄧

號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

趨悍善鬪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涅面

克至是元膺募為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涅面

涅臂又劉仁恭傳曰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

曰定霸都士人則涅於臂曰一心募勇士募銳卒

事主盧龍間里為空得眾二十萬募勇士募銳卒

又曰高宗儀鳳二年十二月募關內河東猛士以伐吐蕃三年正月遣使募河南河北猛士以伐吐蕃



平傳曰王庭湊圍牛元翼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稷餉陋狹眾潰而歸劫屯士萬人迎戰以奇兵掩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募居

民募市人又曰元宗避賊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

得二千餘人蕭俛傳曰朱克融王廷湊亂給廩布

**出金帛**

晉書祖逖傳曰元帝以逃為奮威將軍豫州

募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

傳曰寶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

史曰閩王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

李弟繼鏞而募勇士為宸衛都

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

唐書高駘傳曰駘以軍事屬呂用之募卒三萬為左右

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

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

**募牧兒**

舒翰

傳曰安祿山反或說翰悉精銳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

也謀頗露楊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

在潼關而無後殿萬一有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

千人腹心杜乾運為帥宋史寧宗本紀曰嘉定二年

命荆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以補廂禁軍闕

**武銳軍** **橫江軍** 通鑑宋紀曰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

武銳軍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四年詔江荆湖十

四郡各募水軍五百人名橫江軍兩浙十郡沿江海州

縣招補巡 **充義軍** **充扈衛** 通鑑宋紀曰太宗將大

於河南北四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 宋史高

宗本紀曰紹興七年詔益募陝西河東河北兵三千

部送行在 **詔書繫木** **蠟書冒圍** 隋大業中突厥圍

武功部

自監貢

召募

巨

圍中以木繫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 雁門場帝從

曰靖康中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

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 **報仇募士**

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



改官募兵 漢書灌夫傳曰夫父孟死吳軍中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募軍中壯

士所善願從數十人 公理以翰林院侍讀改浙江道御史募兵彰德楊公鼎

以右春坊右中允改河南道御史募兵兗州檢討 前

宜後宜 前錦後錦 註俱見 原陳可取之民 募敢

死之士 吳志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陸遜曰此郡人易動難安祗固陳可取之民吳遠等果殺祗遜

破討 **增戴抹額應詔** 銳鉏首應募 唐書妻師德傳曰師德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

軍通鑑唐紀曰龐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 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 戶免糧五石 月給米三

斗 典故紀聞曰明英宗復立後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 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

支免其本戶五石稅銀二丁襍差以供給之 兵畧纂

聞曰劉纓正德間為兵部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

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關隴民兵討洞蠻

從便宜月給米人三斗後皆籍為軍至今遺患於民國

家軍餉豈宜 **募羣盜補屯卒** **募饑民補廂軍** 唐書曹華

輕議事遂寢 傳曰華進棣州刺史州與鄆比時賊畧定滴河華遠逐

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

據孔道賊至輒擊卻之不敢北 通鑑 宋神宗紀曰熙寧元年募飢民補廂軍 六千里

**增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唐書南霽雲傳曰張巡始被圍

應俄有暗鳴而來者 乃霽雲也巡對泣下 **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引韓

武功部

武部

名募

三



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藉山有日昔夫對自  
賞多出金以購首長賊亡無日矣如蕃益豐帝將自謀  
文召募五

**增**奏疏唐郭虔瓘傳曰虔瓘建募關中兵萬人擊突厥  
餘寇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  
漢徙豪族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不宜更募驍勇以  
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饗亘六千里州縣安  
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  
其補幾何倘稽天誅則諉大事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十六



卷之四